

## 本 社 啓 事 兩 則

### 社址遷移

本社已遷移至「上海法租界呂班路萬宜坊二十八號」，以後如有切信件，均請逕寄上列地址爲荷。

### 「現代詩風」再展期

戴望舒先生主編之「現代詩風」，創刊號本定七月十五日出生，現因新出版法規定，雜誌出版須先經過登記手續，故不得不再展期，俟登記手續辦妥，即可印出也。

# 文飯小品

七月·第六期

誌名製字  
封面繪

繪  
Berram, Hartman  
維 釗

說本色之美(論文)

林語堂(一)

二十世紀小說之態度(論文)(日本·西脇順三郎)

高明(五)

蔭路及其他(詩)

陳江帆(一六)

夢 (日本芥川龍之介)

鄭伯奇(三)

「Xinu」川(日本志賀直哉)

鄭伯奇(三)

說夢

江寄萍(三)

擬今人尺牘(幽默)

金克木(二七)

微

朋友文學說

玄晏(三)

盾還是盾

雕菰(四)

新聞轉載

順民(五)

無相庵斷殘錄(隨筆)

施蛰存(三七)

3. 「鄰二」之佚文

4. 橙霧

5. 八股文

蘇俄詩壇逸話 (續) …… 戴望舒 (四)

楊柳風序 …… 李長之 (五)

木刻四話 (藝術欣賞) …… 阿英 (五)

無題 (短篇創作) …… 施蛰存 (六)

市聲小品 (散文) …… 林蔚春 (七)

1. 爛銅小販

2. 樂器脚商

3. 賣攬人

鼉采館清課 (讀書記) …… 周劭 (六)

如可夫斯基案件 (蘇聯尼庫林作小說) …… 貝葉 (八)

# 文 飯 小 品 定 書 單

今寄上洋 元 角，定閱「文飯小品」 年 份。

希於收到此單後，即將正式定單填寄，以後按期將「文飯小品」儘先寄下爲盼。此致

脈望社出版部。

(姓名)

(住址)

(自第幾期起)

(雜誌寄至何處)

## 說本色之美

林語堂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淺。我想中國詩文的地位與西洋正相反。在中國，詩詞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並不如中國之玄妙，而韻文之賞鑒反限於少數文人。這是以東西相比言之，若單論本國，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詩普遍，能文比能詩者多。然而就詩而論，中國不但取士用詩，楹聯巧對也用詩，射覆酒令也用詩，墨盒刻字也用詩，畫家題畫也用詩，才女擇婿也用詩，毛廁題字也用詩——這些種種是西方所無，所以說詩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況且中國文人全集一翻，總是五七律絕佔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現象。詩之好壞且勿論，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兩韻佳句，登臨旅次，偶爾吟成一絕，總是怡養性情，是好不是壞。

至於文，便不然。以中國與西洋相比，中國文章已成爲文人階級之專有品。若非操筆墨生涯者，必

不敢過問，也不肯過問。故中國銀行家不撰文，懸壺行醫者不撰文，實業大家不撰文，甚至連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說撰文，便是秘書文牘之事。蓋一則銀行實業政治各界一聞文章二字，則顯而却走，那敢動筆；二則文章實在太難，宣言有宣言文，書面有書面文，啓事有啓事文，議論有議論文，其中有筆法，有體裁，有古董，有典故，有聲韻，外人切切不敢問津。所以做一總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飯碗才保得住，聖眷才見日隆。這都是因爲中國文言之難，及文學觀念之誤。但此刻原因且不講，但講結果，結果是這樣的：（一）外國實業大家也要著書，如福特便是，中國實業家就未嘗夢想過著書。雖然福特著作未必是親筆，然而也不見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書記筆錄，再加修飾的。所以外國出版界，內容比我們豐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興大將，勞易，喬治，顧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將政治生活，記錄下來，有敘事，有議論，對於一時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國政治家便不見有同類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視文學爲畏途外，一方是因爲懶，又一方因爲中國社會尙面子，尙虛偽，大家沒有怨道，怕得罪人，也實在容易得罪人。）（三）雜誌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經驗或職業經驗說話，救火隊長敘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長敘述航空危險性，書店編輯敘述書店黑幕。在中國，如有雜誌編輯請航空署長賜文，則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書代作無疑，而秘書所作又必是八股無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國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後而最壞的結果，是使文學脫離人生，虛而不實。宣言等文既有專家代庖，專家必做得篇篇『得

體」，既然「得體」，便是「應說盡說」，便非「心頭所要說」，便是「你未說我先知你要說」，故無一句老實話，無一句讀得。倘使有人於此昌言，文章不必得體，只須說老實話，務必使文學去浮言，重實質，而接近人生。幕僚師爺之飯碗也許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讀實話，少聽放屁，舉凡車行藥販經理皆敢爲文，而一般文字範圍得以放寬，內容可以豐富，這是一種好的現象。現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 或探險家 (Trader Horn) 或江湖豪傑 (Revolt in The Desert) 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順而文章魔力極大者。我是最惡文人包辦文學的，須知文人對於書本以外，全是外行，故做文非抄書不行，況且書本範圍以內，書讀通的人也實寥如晨星。只許這班人爲文，則文風尤趨於萎弱，模倣，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學範圍放寬，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實在純文學立場看來，文學等到成爲文人的專用品，都已不是好東西了。歷朝文體，皆起於民間，一到文人手裏，卽失生氣，失本色，而日趨迂腐萎靡。國風之詩，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辭，也越久越不像樣，而淪爲賦。賦被文人弄壞，於是有樂府。以後詩詞戲曲的興滅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馮夢龍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謠山歌，以爲在文人所作詩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說，如水滸之類，一半也是民間之創作，一半也是因爲作者懷才不遇，憤而著者自遣，排棄一切古文章筆法，格調老套，隱名撰著，不當文學只當遊戲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長金聖嘆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詩，若非不

加點竄，便不是好文。金聖嘆謂詩者心頭之一聲而已；心頭一聲有文學價值（如「悠然見南山」），「舉頭見明月」，「衣沾不足惜」之類），吟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頭一聲本無文學價值，任汝如何潤飾，皆無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蓋做作之美，最高不過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與天地爭衡，絕無斧鑿痕跡。近譯浮生六記，尤感覺此點。沈復何嘗有意爲文？何嘗顧到什麼筆法波瀾？只是依實情實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寫下來，而結果其感人魔力，萬非一般有意摹寫者所能望其肩背。稱之爲化工，也未嘗不可。文人稍有高見者，都看不起堆砌辭藻，都漸趨平淡，以平淡爲文學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運用之，便成天地間至文。論語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貢入，有何文法可言？挾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順口瞎扯，何嘗學什麼人來？今人若沒人講過「挾泰山以超北海」爲長者折枝」驟然以之入文，便自覺鄙陋，把他刪掉。這種人還配談文嗎？

所以孟子說，辭達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頭話用最適當最達意方法表出。識破此理，一概作文講話皆不必讀。

要緊看你有話可講否？有話可講；何必飾他？無話可講，何必說他？有話可講，何必修他？無話可講，何不丟他？說而不飾，丟而不修，是爲天籟。



# 二十世紀小說家之態度

(日本)西脇順三郎著

高明譯

## 1. 反感傷主義

第十八世紀的自然科學的人生觀，是被接着出現的浪漫主義的運動所修正了；第十九世紀，要算浪漫主義的態度，最爲優越。到了第二十世紀，浪漫主義的態度却漸漸被人反對起來，而像第十八世紀那樣，自然科學的態度是重新出現了。自然科學的人生觀，在十九世紀中，已經產生了所謂寫實主義 (realism) 和自然主義

(naturalism) 的文學。今日的主要的世界觀，乃是自然科學的。在哲學上，則有心理學的態度；在社會學上，則人類學 (anthropology) 被看得非常重要；在文學上，則變成着心理學的，變成着人類學的，變成着生理學的。在宗教上，也像愛因斯坦氏那樣，所謂世界的宗教 (cosmic religion)，其意義就是自然科學的態度的宗教。

要想知道這方面的意見，最便利的書便是茹利安·赫克斯萊 (Julian Huxley) 的一個生物學者的文集 (E.

ways of a Biologist)。至于主張反浪漫主義的書，則最便利的便是胡爾默 (Hulme) 的臆論集 (Speculations)。

到了二十世紀，一些人是特別怕懼着名叫感傷主義 (Sentimentalism) 的東西，并且想加以反對。要之，這乃是反感傷主義 (anti-sentimentalism) 的態度。這種態度，要換句話概括地講來，便是所謂文學上的智慧主義 (intellectualism)。這態度，在文學上是產生了機智 (wit) 和諷刺 (satire) 的文學。這正和表現古典主義 的一種態度的司惠夫特 (Swift) 和蒲伯 (Pope) 的文學相當。在今日，便是表現在阿爾杜思·赫克斯萊 (Alfred Huxley) 的論文和小說裏的態度。

高諦哀 (Gautier) 的莫班小姐 (Mademoiselle de Maupin) 序文裏的那樣的態度，是特別變成着王爾德 (Wilde) 和理亞詞萊 (Beardsley) 的世紀末的文學。這也是一種反感傷主義 的傾向。而同時，名叫自然主義

的自然科學的態度，也是一種反感傷主義。在英國文學裏，哈代 (Hardy) 的小說，是非常明顯地表現着這個時代的東西。不過哈代 的小說裏，還混入着和今日的世界觀 不同的東西。那便是十九世紀的悲觀主義。而二十世紀，則反之造成了一種樂天主義。因為悲觀主義 極易墮入一種感傷主義，所以今日的一些人，是警戒着。其次，十九世紀的人道主義，也有成爲一種感傷主義 的弊病。所以今日的一些人，也警戒着它。

到十九世紀末葉，是產生了「爲了美的文學」和「爲藝術而藝術」的美的文學。這也是高諦哀 一些人創始的事情。而世紀末文學，也是這一類的東西。

十九世紀中，俄國文學 的影響是極大的，那便是人道主義 和悲觀主義。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大體上是流于感傷主義 的。

若要舉出二十世紀所承繼的十九世紀的文學傳統，則有：一，人道主義 的，宿命的，感情的自然主義 (如

哈代的小說和俄國自然主義文學)；二，稱爲「維多利亞朝主義」(Victorianism)的人生觀。生活態度和道德觀(作爲清教主義的影響的狄根思(Dickens)的小說和丁尼孫(Tennyson)的詩。安諾爾德(Matthew Arnold)的溫雅的(sweetness and light)的文化)；三，爲了美的文學(如沛德(Pater)的文學)；四，頹廢派的文學(這是和第二條所舉的相反的最早的反維多利亞朝主義。王爾德和拜亞詞萊等)；五，社會主義的文學(可以蕭伯訥爲參考)；六，新浪漫主義(也可喚做塞爾脫族的浪漫主義(Celtic romanticism)，如夏芝(Yeats)等人的作品，以及作爲喬治王朝主義(Georgianism)的田園詩等，是對這個發生着影響。又哈代等人的田園社會的小說，是受着佛羅倍爾(Flaubert)的影響的)。

善特婁(Samuel Butler) 雖然也是十九世紀人，却對十九世紀的主要的文學傳統，施以攻擊。所以他可以算是二十世紀的新運動的傾向之始祖，在歷史上是非

常重要的。他反對了維多利亞朝主義，反對了浪漫主義，反對了沛德，反對了頹廢文學。他的小說和散文很重要的。蕭伯訥等人的幽默，一半也是善特婁這些人的影響。善特婁在二十世紀產生了機智和諷刺的文學。史屈萊邱(Strachey)氏的對於維多利亞朝主義的幽默的評論，也是同一的影響。不過桂萊·柯區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却替維多利亞朝主義辯護着。關於這個問題。金史密爾(Hugh Kingsmill)的清教主義以後(After Puritanism)實是一本有趣的書。

胡爾默的思想，是對二十世紀文學的發達，有所貢獻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實有一讀此人之文章的必要。倫敦的文學，往往因爲外國人的緣故而發達起來。世紀末的文學，是愛爾蘭人造成的。就是到二十世紀，也發生了一個同樣的東西。在那裏，是有着以詩刊(Poetry)雜誌，自我主義者(Egoist)雜誌，暴風(Blast)雜誌爲中心而開始以奇才活動起來的龐德(Ezra Pound)氏

。而胡爾默，實是這個新運動的先驅。在文學上，是開始發生了立體主義 (cubism)，渦卷主義 (vorticism)，想像主體 (Imaginism) 之類的思想。勒維思 (Wyndham Lewis) 氏，也在這一派中。此中之消息，可以從伊利絲·巴螺 (Miss Iris Barry)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號的美國讀書人月刊 (The Bookman) 裏發表的一篇『龐德的時代』和格蘭·休士 (Glenn Hughes) 的一篇『想像主義與想像主義者』裏知道。

龐德的反感傷主義，雖然不過是像高諦哀王爾德一樣的一種統袴主義 (dandyism)，却是一件新的東西。從某種觀點上看來，或者可以說是一個新的萊·亨德 (Leigh Hunt)。

對於十九世紀的感傷主義。維多利亞朝主義的反對傾向，因大戰而愈加顯露了它的自由的活動。反感傷主義的傾向，在法國和德國也發生了。如新唯物主義 (Neue sachlichkeit)，達達主義 (Dadaism) 表現主義 (

Expressionism) 之類，至少總是破壞十九世紀的思考方法的東西。

要了解反感傷主義，最好一讀諾曼·陶格拉斯 (Norman Douglas) 的南風 (south wind) 樊朋克 (Fehank) 的奔馳的黑人 (prancing nigger)，赫克斯萊的古怪的乾芻 (antic hay)，喬也斯 (James Joyce) 的攸力賽思 (Ulysses) 等。其中尤其以赫克斯萊，陶克拉斯，樊朋克等，乃是機智和諷刺的文學；這一點是應當注意的。至少今日主要的小說傾向，乃是反感傷主義的，乃是機智的文學。

勞倫斯 (D. H. Lawrence) 的思想，乃是十九世紀的思想；和惠特曼 (Whitman)，勃萊克 (Blake) 的思想類似的。它同時還是尼采的超人主義，有着土人崇拜和復興原始的自由的人類的希望的一種浪漫主義。它既非哈代那樣的悲觀主義，亦非俄國小說那樣的人道主義。但是它是非常感情的，肉體的。在其餘點上，要講到

小說的系統，則是哈代。

要講到類似佛羅倍爾派的小說的，首先便是哈代，其次便是喬也斯——尤其是他的一個青年時代藝術家之畫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至于機智和諷刺的小說，首先便有赫克斯萊的小說。赫克斯萊的小說，有些地方簡直像是爲表現機智而作的。機智文學之應當常常遵守的一件事，便是提防趨于極端，而成爲滑稽 (ridiculous)。至于赫克斯萊的思想，則常是中庸說，常是站在諷刺極端合理的思考，同時也諷刺極端不合理的思考的立場上的一種懷疑主義。以我的私見，他的小說，是類似伏爾德 (Voltaire) 的小說的。

## 2. 故事之構造

關於故事 (mythos) 之構造，一大半二十世紀的小

說，都是所謂沒有情節 (plot) 的；這一點是和亞歷斯多德的詩學 (Poetics) 相反的。有一個極不合理的術語，叫做心理小說；這是指包含在這術語裏那樣的小說而言；乃是結構上沒有格局 (pattern) 或系統 (system) 的東西。換句話說，也就是不過是平面的事件之流，并不站在原因結果的關係上的一種反論理的構造。舉個例講，比方像福斯特 (Forster) 的小說之諸形態 (Aspects of The Novel) 一書中的單單韻律的小說組織那樣。至于反對這沒有組織的格局 (organic pattern) 的，別有卡魯塞爾 (John Carruthers) 請參照他的 "sheherazade" (福斯特說，普洛斯特 (Proust) 的小說裏沒有格局，不過却有韻律。這正和說韻文是格局的，散文是音韻的 (cadence)，同樣情形。

若是重新回到感傷主義的問題，則反感傷主義和十八世紀的人生觀一樣，就在二十世紀，也是由自然科學的態度必然地發生的現象。而智慧主義和機智的文學，

也因同樣的理由而發生着。

### 3. 猥褻

猥褻 (Obscene) 這個字的意義，是怎樣發生的呢？作為維多利亞朝主義的一個特色，一些人是避開了性問題的，描寫關於生殖的事情和生殖行為，由通俗的頭腦看去，是淫穢的 (pornographic)。但是由自然科學的態度看來，生殖却不過是生殖，并不需要猥褻這個形容詞。寫實主義要描寫的是人類生活之整個的真相，所以生殖的事情，也必然地作為一個事件跑了進來。

作為心理分析的心理學，性本能在人類生活的事件和思考的世界的形態上是漸漸被看做了重大的東西了。描寫性的事情的傾向顯著地表現在小說上，也許就是這個影響。

另外還有一種情形，比方說像高諦哀的莫班小姐那

樣，破壞小市民的清教主義，為了一種文學上的討好起見，同時為了令人吃驚起見，而故意加以描寫的。

勞倫斯的查德萊夫人之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是表現着極端的生殖風景的小說，不過却在許多善良的道德方面引起了問題。這部小說的某一種版本上，附有替這書之被判罪做辯護的序文。另外，還出有查德萊夫人之情人辯 (A propos of Lady Chatterley's lover)。同時，還有名叫淫穢與猥褻 (Pornography and Obscenity) 的小冊子出版着。勞倫斯主張，在性的行為上感到猥褻，是一件不對的事。他說他覺得帕米拉 (Pamela) 克拉利莎 (Clarissa) 和琴愛兒小傳 (Jane Eyre) 都是比波卡屈 (Boccaccio) 的作品為淫穢。他還說。性的刺激乃是人生所需要的事；在像太陽的光線般地在我們的體中感到它的溫暖的自然之流的時候，我們會感到異常滿足。路易·吉耶氏，本是勞倫斯的讚美者；唯有對於查德萊夫人之情人這部小說，却攻擊着。喬也斯

的作品雖被斥爲不淨，但在勞倫斯的這本書的前面，却使人如見天使了。

在歐洲大戰以後的二十世紀的小說中，尤其維多利亞朝的清教主義，可說絲毫都沒有了。

凡爾特博士 (Dr. Th. H. Van de Velde) 的 "Die Vollkommene Ehe" 之類，原是醫學的著作；但是對於有些使用者，却表現着淫穢的價值。所以我以爲，該非難不該非難，完全要看作者的態度如何去決定的。

寂寞的井 (The Well of Loneliness) 之類，雖然也成着問題，但是這不過是像愛普斯坦因 (Epstein) 氏的肯星頓花園裏建立的赫孫 (Hudson) 的紀念塔之成着問題一樣而已。

勞倫斯的無意識的幻想 (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裏的題名『情人本身』 (The Lover self) 的一章中，是描寫着給我們以安心的性問題的。總之，故意破壞地描寫被視爲猥褻的事情這件事，一半也是由于想反

對維多利亞朝主義的無意識的傳統。不過勞倫斯的作品，是帶着浪漫主義的情熱。而赫克斯萊等人的作品，則表現着很多的諷刺的地方。

沛德的無性感的美 (Sexless Beauty) 的見解，在二十世紀的小說中是變成了不美。在浪漫主義時代，戀愛這件事是成爲文藝作品的中心；而在二十世紀，則性的問題是成爲中心了。這也是由于自然科學的思想而來的。我們簡直担心着，對於性的問題，有些人是不免漸漸變得有些感傷的起來了。

#### 4. 晦澀

托爾斯泰之非難法國象徵派詩人的晦澀 (obscure) ，是一件有名的事。李查茲 (Richards) 的文學批評之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和實驗批評論 (Practical Criticism) 以及和奧格頓 (Ogden) 合著的

意義之意義 (The meaning of meaning) 以及安普孫 (Empson) 氏的七種朦朧底典型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等書，都是注意着晦澀這件事的。說「交感作用」 (Communication) 是造成晦澀之各種原因，是在實驗批評論中詳細敘述着的。

這種現象，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詩裏面表示着。比方說，愛里奧特 (T. S. Eliot) 的詩，便是一個好的例子。至于小說方面，則有攸里賽思。交感作用的根柢不立在論理的組織上而依藉印象和暗示和隱喻的時候，乃是引起最通俗的晦澀的現象的時候。倘若把抽象的表象 (symbols) 和感覺的表象比較一下，那末後者是較易了解些。

其次在對象和對象的聯結上，平常所難于聯想的東西聯結起來的時候。會成爲朦朧的。所謂兩個對象在空間方面和時間方面都不是組織地，論理地或因果地聯結起來，而引起所謂不聯貫 (discontinuity) 的時候，也

是朦朧的。至于喬也斯和愛里奧特的作品，則其所以令人有朦朧之感，有時是因爲讀者的知識不夠。不過以讀者而論，這也并非無理的。在這些小說和詩裏面，隱喻是非常之多。沒有註釋，當然是難于理解的。如愛里奧特的名詩荒地 (The Waste Land) 之類，因爲有作者自己的註解，所以它的有趣的地方我們可以領會到；不然，是讀不懂的。至于其他如攸里賽思，也是一樣。

意像派的詩，乃是許多意像 (images)；換句話說，乃是許多象徵。所謂意像主義之類，不過是象徵主義而已。在小說的表現形態中使用字音之象徵 (sound-symbols) 的喬也斯的文體，是與象徵主義的詩裏所用的一樣的；在我的印像上，覺得這是不能造成完全的交感作用的。不過是他怎樣說的，我們便受到怎樣的印像而已。故事的構造，已經就是從奧德賽 (Odysseys) 取來的隱喻 (allegory) 了。故事的内容，乃是由極其平面的事件的沒有聯結的組織的東西構成。而構成法本身



就是暗示的，攸里賽思的故事，因為完全混入着暗示和印象的交感作用，所以讀者甚至連故事的情節都不能知道。梅里狄斯 (George Meredith) 的小說，因為有很多表現形態的詩的表現，本來有些地方就已經很難懂；不過比起喬也斯來，却還要算是簡單的東西。勒維思的小說悼嬰節 (Childermass) 和「Tart」裏面，也有着詩的暗示的抽象的立體主義，所以也是矇矓的。這種小說，簡直和看立體主義的畫一樣；有些地方，簡直完全是象徵本身。

不過小說的表現形態之建立在印象主義上，總是二十世紀文學裏開始發生的事吧。因為在詩上，美術上，都已經發生了，所以在小說上也是可能發生的事；把它看做不可解，或是把它看做了不起，都不免是稚氣的思想，我們是絕對沒有少見多怪之必要的。

## 5. 簡潔的描寫

哈代的作品，倘若與梅里狄斯比起來，乃是古典主義的文體了。這是因為受了法國自然主義小說的影響之故。善特裏的文體，鬚髯和讀史惠夫特的文章一樣。而赫克斯萊的文體，也同樣地是善特裏之流也。愛德華朝代 (Edwardian) 的小說家的文體，大體上是藻飾的 (Florida)；而佛琴妮亞·胡爾美女士 (Virginia Woolf) 及其他女小說家的文體，也有藻飾的傾向。簡潔與明快的文體的要素，是由于做簡單的文章的構造和簡單的表現，和使用簡單而普通的單字。同時也由于不大使用詩的隱喻。如沛德那樣的文體，在二十世紀，是被一些人視為太修辭學的了。勞倫斯的文體，雖是簡潔與明快，却是感情的，並不透明的，慣用粗獷的言詞，并不是最和談話體 (colloquial style) 接近的，樊朋克的文體，雖然不像喬也斯那樣印象的，却也並不簡潔與明快。那是一種非常漂亮的文體，可說是藝術的 (artistic) 和演技家的 (acrobatic) 文體；被用在罕有倫比的小說裏的

文體。倘若把它鑿做速度，那末那是非常敏活的東西。勞倫斯的文體，雖然有着溫暖味，却稍爲有些雜亂，赫克斯萊則最得中庸，這是他得意的地方。

小說裏不時插入詩歌這件事。就在哈代的作品裏也是很多的。而同時，在善特婁的作品裏，在赫克斯萊的作品裏，也可以看到很多。這一點。恐怕也是一種成爲特色的東西吧？

但是從描寫力上看來，據我的私見，勞倫斯似乎可算得是二十世紀的大家了。

## 6. 幻想

作品有兩種，一種是描寫現實的生活的作品，還有一種是敘述幻想的故事的作品。至于後者，則有大衛·

迦爾特 (David Garnett) 的小說和胡爾美女士的阿蘭妮 (Orlando) 之類。不過在二十世紀的寫實小說裏面，也

有着多少的幻想的事情。如赫克思萊和喬也斯的小說裏的人類的生活和性格，便是。不過這并不是浪漫的幻想 (Romantic fantasy)，而是處理着諷諧的幽默的人物和生活。這是因爲，爲了要收到超人化 (dehumanizing) 的效果起見，人類的感傷性的部分，常是被漫畫化了，所以即使所寫的是現實的生活，也帶有了幻想的樣子。弗羅倍爾的寫實小說，常成爲漫畫；同樣，哈代的小說中，也伴隨着多少的漫畫。今日的小說的主要的東西，乃是諷刺的文學；因此諷諧的幻想 (comic fantasy) 是不能避免的。

## 7. 諷諧的文藝女神

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乃是感傷性的東西，所以變成了悲劇的結果；而二十世紀的小說之所以多諷諧的成分，乃是因爲凡笑的文學，常是反感傷主義的。弗羅倍

關的波伐利夫人的悲劇，也決非眼淚的小說。同樣，裘特那個無名小卒 (Jude the Obscure) 裏的裘特之死，也決非悲哀的小說，而毋寧說是諷刺的東西。正和亞歷斯安芬的戲劇之爲諷刺同樣，今日的小說的主要的東西，也是諷刺和機智的文學，而并不是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那樣的感傷性的東西。

### 8. 作者的意見

用竭力客觀的描寫和客觀的構成去寫小說這件事，有很久時期是被當做着一件好的事。但是善特婁和赫克斯萊的小說中織入着作者的批評這件事，在現代的小說中却能特別顯著地看到。這一點，在哈代等人的小說裏雖也時常表現着；但在赫克斯萊這些人的小說裏，却可說是做着中心的。這一點，大有爲了寫論文的緣故而寫

的小說之概。這并不是做小說者 (story-teller) 的職務。在這方面，如大衛·迦耐特的小說之類，可算是代表的作品。

### 9. 傳記和旅行的小說

正如不知道是論文呢還是小說的小說之多一樣，用小說的體裁組成的傳記和旅行談，在大戰後的二十世紀中也是非常之多。傳記小說的例子，則有格萊武思 (Robert Graves) 的作品；旅行小說的例子，則有陶格拉思等人的作品。此外則狄柯勃拉 (DeKobler) 和杜哈美爾 (Duhamel) 之流的作品，亦是類似的。樊恩思 (Vernon) 和普洛默 (Pomer) 等人之寫日本的事情，也就是這個意思。

# 蔭路及其他

陳江帆

一六

## 蔭路

六月的街是在發蒸的。  
翠蔭的有加利樹下，  
鈴蘭般她有柔滑顏色的  
一個販賣時菓的少女，  
不應說是冰涼的施主嗎？

不祇爲於時菓的食慾站立着，  
當我從有加利樹下走過，  
老環視着有加利以外的街，  
縱說同是患暑症的人，  
我所在的却不是炎炎的沙漠。  
但豈能說是綠洲嗎？  
因有鈴蘭般的少女的柔滑顏色，  
說這蔭路是綠洲或許是的；

而患暑症的少年人，  
冰涼的感受能有多少時啊！

將極白的旅行帽取下來，  
微微地撥着髮間的汗水，  
讓這蔭路留下記憶吧，  
我從暑色的時葉之羣中，  
耽視着她，然後舉起了足跡。

### 小港夜景

成了東方倫敦市的小港，  
這時展開比珊瑚島更璀璨的夜景；  
原始人森林下的想像有了真實了，  
海唇街的建築飾上了燈，  
祕藏海底的真珠樓似的；

那是長尾星嗎？

多色彩的探海燈的光刺

向闊的夜空掃射着；

飛機的聯隊也飾上了燈，

捷捷地奔向夜空；

有時用隕星樣的光掠着海水；

那又是什麼聲音，

異國人投出的絢爛的烟炮？

觀眾歡呼的胸脯漲起了，

小港被裝飾在節會的假面具裏。

節會的一夜·在香港

### 草屋

草屋靜靜地躺在  
一個古鄉村的平原上，

屋脊上露出了小小的，  
冬夏常青的毛櫸樹，  
用巨大的手掌掩覆牠們。

居民也跟草屋一般寧靜，  
他們老順從季候的，  
現在暖風吹向草屋的尖端，  
五月使園林有夏聲了，  
不遠的土壤他們築着農圃。

無厭困感的是個老人，  
時光彎成了他深陷的背脊，  
他催促着將農圃築成，  
俄頃又將菜菔或豌豆栽下，  
他聲調粗亮而笑容和露。

一八

雄雞被逐出了雞埕，  
偶而高唱在小栗樹之頂，  
孩子暫時無所事事地，  
聽厭了蜜蜂與五月明空的交談，  
黑酒色的眼睛流散在天外。

這裏沒有四輪馬車的垂篷，  
但不缺少明快的音響：  
遠處的牛羊相喚聲，  
村女的歌有着海上的雲  
徐徐佈滿着寂寞的毛櫸樹。

待平原祇見微白的亮光，  
葡萄將暗夜爬向滿蔭的窗戶，  
於是窗裏將有主婦的叫喚，  
俄頃間燃起一支燈，

有所待的晚餐噴出了馥郁的香味。

## 小山岡

小小的山岡俯伏着，  
像一個縮着脚的母牛，  
人們卻栽下葉滿的矮松樹，  
和有巨大枝幹的香蕉林，  
我感覺到牠積重的恐慄。

但牠老是安詳地，  
向陽光露出無思慮的背脊，  
又似乎圍着在陽光下睡，  
是母牛將會有疲困的鼾聲，  
牠甚而吝惜自己的太息。

或許風過香蕉林的呼嘯，  
來自牠胸脯間的呼嘯，  
牠或許還有神樣的手，  
將香蕉林生出大葉的臂膊，  
結着的菓實豐熟得耀眼。

但這是錯覺嗎，誰能知道？  
我祇看見牠老有淳樸的臉，  
誘進許多人鼓勇着，  
繁殖茂密的松樹或香蕉林，  
從牠看出無休止的勞役。

## 雨夜

破舊的帳底，  
有一陣急雨的飄落，

山妻雞樣地起了床，  
燈光映出她雨凍的睡顏。

布被成秋霖的廢物了，  
我隨從山妻而起，  
目光如柔怯的小貓，  
仰視着降雨的屋脊。

空洞洞的仍存一條板棧——  
上面沒有雨滴。  
我暗示她一同坐下，  
無話渡長更的心情啊。



# 記夢小品

鄭伯奇輯譯

## (一) 夢

(日本)芥川龍之介

世間的小說裏面所遇見的夢，總不像夢。大抵做作  
可以看穿的。就是「罪與罰」裏面的困馬的夢，仍不像  
真。我們常常說夢一般的故事，其實，將夢寫成像夢，  
比較隨便的現實描寫，更要周到的用意。因為，夢中的  
事件，時間空間和因果關係，都跟現實全然不同。而且  
那種不同的樣子，決不能放在一個模子裏。所以，不寫

實際上做過的夢，要寫夢一般的夢，可以說差不多是不  
可能的。但是，小說裏面，把夢當傢具用的時候，爲要  
達到原來的目的，若不是做着很適當的夢，寫實際做的  
夢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說裏面的夢，再好也不能勝杜  
斯退夫斯基的困馬的夢。然而，由實際做過的夢，反過  
來作小說的時候，那夢就不作爲夢來寫，也現出夢一般  
的心境，往往成爲神祕的作品。有名的自殺俱樂部之類  
的小說，斯蒂文孫得那樣的奇想，完全由於什麼人做過  
的夢得來的。所以，要想寫那樣的小說，最好是常常把

夢記出來。我自己沒有做那樣的工夫，但都德 (Aeph. Daudet) 的確有夢的記錄。日本的志賀直哉也有「Juku」一篇好的小品文也。

## (二) Juku 川 (日本) 志賀直哉

並不像下過雨，路却是濕的。想走近路，向右轉，走進了小的草場，脚一踏，水便泌到枯草或垃圾的上面。帶着枯樹的矮竹牆恐怕常有人穿過罷，有一段已經踏得很開闊了。跨過那裏進去，是檜樹林。穿過樹林又走上了大路。

我有個想會面的人，我想走過這小山去是近路，就走了去。

不久，走到了一個大池傍邊。池中滿溢着清水。水底的水草叢中，小魚在動，都能看見。我想，這是「Juku」川呀。右邊，小山的側面，遠遠的下邊，鎮中人家

，在薄霧中，隱約可見。想會面的人就住在那裏。我想就娶到了。

池淺而寬。水剛跟脚一樣深。池那邊的杉林只看着頭。一幅和平的風景。像白鷺而嘴沒有那麼尖的鳥，在池中立着。這是叫做 Juku 烏鴉的罷。都在睡着。

這兒撞着一個熟人。打了一個招呼就各自走開了。一會兒回頭看看，他也在樹裏伸出頭來笑了一笑。

猛然的夢醒了，醒來以後，由這場夢所得的美感仍在頭腦中蕩漾着，能够很清楚地想出那其中的情景來。我又靜靜地回想。想到 Juku 川，Juku，烏鴉的時候，所說的川是池，所說的烏鴉是白鳥，想着很有趣。Juku 不知是那裏的方言，這也很有趣。

熟人是以前的同學，又像甲，又像乙。後來伸出頭來笑的確像是乙，但想想撞着的時候，那人又像是甲。想會面的是誰，到底想不出。

## 說夢

江寄萍

夢，在從前的人看來，以為是很虛無縹渺的東西，有許多人夢見花，夢見月，夢見很美麗的衣服，及很美麗的詩句；又有人夢見很凶惡的險境，譬如被人砍頭，或被人捉着加以非刑之類的事，他莫名所以然。最近我的朋友因為白天被人強迫的請了一回客，心中好大的不高興，於是夜間便夢見他把那人強迫他請客的朋友的錢給擲在地上。這個報復的夢是很可笑的。最近我同朋友討論到夢的問題，他是研究心理學的，並且由一個人的夢，他曾治愈了一個患神經病的人。他說，夢就是一種

壓迫。比如說夢見美麗的東西，都是關於性慾一方面的，夢見醜惡的東西，都是關於恐怖一方面的。人要受了壓迫，沒有甘心忍受的，一定要找個東西宣洩，比如性慾受了壓迫的人，他的脾氣一定暴躁，恨不能無緣無故的把人罵一頓，走在街看誰都不順眼，就是這種緣故。夢，就是一種壓迫的宣洩。他還說宣洩也不一樣，有直接的，有間接的，這我便不大明白了。後來我自己想了兩天，覺得他說的話很有道理。我很想把他的意見推廣一下。中國的古語有云：「至人無夢，愚大無夢。」這兩

句話是玄妙的，始終也沒有人說明過至人和愚人爲什麼無夢。至人和愚人相差很遠，爲什麼至人無夢，而愚人也一樣的無夢呢？我在從前很懷疑，現在有了夢是「壓迫的宣洩」之說，才恍然大悟了。因爲至人是胸懷豁大的，事事都能逆來順受，了不挂懷，他的心空無所有，一點塵埃都染不上，人家罵他打他，他都一點不感覺是什麼壓迫，所以自然不必有什麼宣洩。姑且舉一個例：

『富弼少時，人有罵之者，佯爲不聞。傍曰：

「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姓

名，豈罵他人！」弼曰：「恐同姓名在。」其人聞

之頗慚。」——實訓。

這樣能忍，不一定算是至人，不過至人所作的事，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所以無論什麼事，在至人看來都是平常的，那壓既無壓迫，自然不必有所宣洩，所以心裏很安適的就枕，一覺睡到天亮了。愚人自然也是一樣，他不知道那種事是壓迫，有飯吃，吃五碗可以，沒有飯

吃，吃半碗，他也不覺得怎樣，人家問他貴姓，他許不知道。這樣的人，自然是一枕黑甜，不會夢見什麼的，因爲他不知道壓迫，宣洩自然是更談不到了。作夢的，只賸下一部份平庸人，受了點壓迫，總要想反抗，到反抗不了的時候，於是便在夢中發洩了。

在偽列子中有一段談夢的，也可以見出夢是壓迫的宣洩。現在將它錄在下面：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

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尹人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役。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喙呻呼，徹旦息焉。……』

那老役因爲身體的勞頓受了極端的壓迫，所以要找一點宣洩，於是在夢中便得到心靈的安慰；尹氏也是心形俱疲，可是他的心情同老役的心情是不一樣的，他很有患得患失的心情，所以便有了相反的夢境。

由性慾的壓迫，而得到夢境的安慰，在文學中却是常有的事。杜丹亭便是這樣，杜麗娘這樣一個多情的女子，恐怕不待讀毛詩早已便知道「情」字了，可是她的家庭却不能教她得到「情」的安慰，經過了長期的性慾的壓迫，於是便在夢中遇見柳夢梅了。杜麗娘在作夢之前的心情是怎樣的？我們且看她這幾句：『天呵，春色惱人，信乎有之，常觀詩詞樂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誠不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宮之客，昔日韓夫人得遇于郎，張生偶逢崔氏，曾有題紅記，崔徽傳二書，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約偷期，後皆得成「秦晉」。吾生於宦族，長在

名門，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誠爲虛度青春。光陰

如過隙耳，可惜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薄如一葉乎。』

看此段則可知杜麗娘在性慾上受壓已到極端，所以後來在花園中夢見柳夢梅，却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湯顯祖杜丹亭的主角杜麗娘，雖然是他幻想出來的人物，然而往古來今，這種女子正不知多少。

在夢中戀愛是常有的事，詩裏面尤其多，順手舉兩個例：李商隱的詩：「遠路應悲春晝晚，殘宵猶得夢依稀，」很可以看出被壓迫的痕跡，所以才有一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便是構成夢的主要因素。夢，也彷彿的確可以給人不少安慰，張泌的詩：「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不像是夢，簡直同實在去會他的愛人差不多。這種夢大概都是受了很強烈的性慾壓迫所致，這種便可以謂之直接的，間接的大概就是夢見花，夢見月之類的了。

日本松村武雄著文藝與性愛，也有一段談及夢是「

被抑壓的願望的表現」，現在我們看他怎樣說的：

「又「三十里路」的夢的旅行是什麼祕密呢？

莫特爾都把這些下了精神分析的解釋。他說喬俄吉所作的夢，都是補充他夢覺時的無意識的願望的。

喬俄吉在孩子時代，遇見了後來可作自己的妻子的少女，於是他的心被牽動了。可是後來又把伊忘記

了，然而他對於彼女的性愛並沒有完全消滅，不過被抑壓在意識下而已。因此喬俄吉雖時常夢見彼女，在他自己總不解是什麼理由，並且也不信伊真在世上，他所作的夢，不過是被抑壓的願望的表現而已。」

夢是「壓迫的宣洩」之說實在是很有道理的。

## 擬今人尺牘

金克木

一  
昨夜大有洞房風味：嘻笑譁浪，無復絲毫顧忌。然而今晨醒來，便是一棺獨睡矣。有好夢，應即見告，俾代備存；他日來索，定原璧奉還。足下識之：昏睡若豕者，乃以他人之夢爲己夢也。

謝謝和尚！昔有一叫花自號長壽仙翁。夫仙翁自能長壽，長壽不必仙翁，可謂不通之極。然叫花之歌絕妙。歌云：「長壽，長壽！賞一杯酒！長壽！長壽，賞一塊肉！有酒有肉不受窮，好個快活的長壽仙翁！」和尚看至此若能一笑，和尚之鹿脯便非白送矣。

三 註：（此係致死人者）

嗚呼哀哉！大廈將傾，梁木其摧；昊天不吊，哲人

二

其萎。嗟我生民！曷恃曷依？呼天搶地，雨雪霏霏。霏霏雨雪，穆穆天廷。我公有靈，來格來歆！尙饗。

六

四

送你半副挽聯：『爲社會惜英才，爲私人惜好友，仰天長嘆，手欲無言。』然而上聯恐非你真死了，不能作出也。你死我只一聲長嘆，似乎還要說『死得好！』，而且帶上老夫子的口氣，得勿忤否？

五

唉！我怎麼對你說才好呢？你瞧，你有意和我開玩笑！你真不能了解我嗎？我又想見你，又怕見你！說出來我真要羞死，我昨夜又夢見你了！

前允借款今日送還，刻想已備妥，乞擲交來人。寬緣前途催索甚急，兼之，端節在邇，銀根奇緊，望勿令弟爲難，萬幸，萬幸！此請刻安！

七

My better-half 要趕來了！What is to be done? 唉！  
Broken heart, head broken! 快替我想法！  
be quick! s'il vous plait!

八

茲經第八次會議議決：派你前往鄂都，應於三天內



動身，不得有誤！此致敬禮！

九

小兒在陝，久無音信。今晨虔占一卦，乃得姤之未濟。復以六壬推之，得伏吟，中傳尅支，命乘天馬，犯朱雀，末傳又落旬空，俱非佳兆。中心憂疑莫決。刻如有暇，請來舍共研，或尙有一線生路也。謹備佳茗，藉解暑熱。

十

來了三次，均不見？你天天忙的什麼？好事進行得怎樣了？成功了嗎？明天下午三點二十分再來。若又不在家，罰你後天在西黔陽請客！

十一

送上票三張，請屆時惠臨指教。如荷不吝珠玉，爲文批評，尤深感激。此致……

十二

近來消息頗爲緊張，車站已有人滿之患。弟擬兩下暫避其鋒。吾兄如有意同行，請以電話通知舍下。弟今日如覺得免票，明日即可成行，否則後日亦買票起程。匆匆。即詢近好。

十三

聽說你病了，來看你，你又不在家！明天有空到我家去，好嗎？從家鄉來了一位舅舅，帶了一些醃魚醃肉來。你若來趕上午飯，便也有得吃。

## 十六

聽說你病了，來看你，你又不在家！明天有空到我家去，好嗎？從家鄉來了一位舅舅，帶了一些醃魚醃肉來。你若來趕上午飯，便也有得吃。

## 十四

（註：此係印成）

大作收到。拜讀之餘，無任欽佩。祇以積稿過多，無法付排，恐失時間性。敬以璧還。至希原諒。此請撰安。

## 十五

（註：此係代筆）

先生：你給我寫了這麼多信，我真感激得很！但是我  
我很抱歉，我現在年紀還輕，不能談到戀愛和結婚。請  
先生不要再寫信來了。先生寄來的信，另外寄還先生。

## 十七

我死了。既不是爲了國難當頭，也不是爲了經濟壓迫，更不是爲了失戀。我死了，你們別問我爲什麼！人死了，大家還要問他爲什麼死，真是麻煩之至！我再說一句：我死了，不爲什麼，什麼也不爲，簡直的就不是爲什麼。算了吧？還不滿意？還要問？老實告訴你們：我就是被你們這個「爲什麼」問死的。

近作「閨情」四首，錄呈吟壇，即乞斧正：「征帆  
逝矣水空流！無計消除是別愁。歸去且看雙燕子，祝他  
長聚小樓頭。」「黃昏燈火黯千家，對鏡懶簪茉莉花。  
花若有情應遣去：好傳消息向天涯。」「畫樓春色望年

年，怕聽黃鸝到身邊。不信傷情還自問：恁般憔悴有誰憐？」東風不解慰相思，故故惱人作怨辭。不捲珠簾不對鏡，看能消瘦幾多時！」

## 十八

你這該死的！我給你一連去了兩封信，你一字也不回！好，你別回來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 十九

久不去信，毫無理由。試想天下大事既非我輩所能談，人間小事又非一時談得盡。無從談起，不談也罷。若板起面孔，硬硬論是非，動輒切齒，此乃人之又一面。非理論之嚮導，直是行動之準備身。吾老矣，雖頗敬

之，自己却辦不到也。然則復何所談乎？

## 二十

來信的意見，我非常贊成。我們所需要的正是一種少年的精神。不畏難，不苟安，不自暴自棄，虛心學習！勇敢辦事。我們的步驟是：學——思——行，或：吸——消化——營養。我們的口號是知行合一。我們的做人態度是正直，是誠。願我們互相砥礪，大家都堂堂正正做個人。這才問得到做什麼人的問題。

後記：右信二十通爲今日一上午所擬，當然不足以盡今人之百態。但全屬臨時擬出，並非現成鈔來（只詩四首係舊作），其中更無所指。次序則依想到先後而定，亦無意義。合併聲明。一九三五年七月七日。北平



## 朋友文學說

玄 晏

昨天在文學雜誌上看到一個新名詞，叫做「朋友文學」。說是一些不冷不熱的朋友，辦的一個不尷不尬的雜誌，而為三四千朋友們所需要的，故曰「朋友文學」。「朋友文學」這個名詞，在創造者是表示「吐棄」

的，但是在我却以為很好，很有意思，不免「雜感」一番。

五倫之中，惟朋友關係最為持中。君臣父子不免太嚴肅，夫婦則又太親昵，兄弟則似乎又是站在同一方面的，即無鬩牆之爭，亦難得切磋之益。以朋友關係而合辦雜誌，同寫文章，朋友作老闆，朋友作顧客，所遇者皆是朋友，這文學的確是朋友文學，而這朋友也的確是文學朋友。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而況現在有三四千知己乎。古今中外，成績最好的文學團體，大都

是朋友之結合，七星社，詩人俱樂部，白樺派，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豈非產生於幾個朋友之偶然高興乎？

或曰，足下既然對於朋友文學表示擁護，敢問對於非朋友文學之意見如何？答曰，非朋友文學究竟是什麼文學，於古無徵，於今無考；要之總不外乎兄弟文學，夫婦文學，父子文學，君臣文學而已。試一一談之。

兄弟關係，我早已說過，是站在同一方面的。大哥吃了人家的虧，無論他是否咎由自取，小弟一定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撩起袖口出來幫場的。反之，小弟吃了眼前虧，大哥也會出來吆喝別人一番。大哥在座上誇獎一聲某物好，數萬個小兄弟也不會說一聲不好，丟了大哥的臉。以此關係而從事於文學，近似「幫口」，實無足取。而況有時兄弟之間，常有鬩牆之爭，鬧得永遠分炊，蓋其中每有爭奪遺產之類的情事也。

至於夫婦文學，一時難得其例。總之是比兄弟文學更爲肉麻些，以其表現得更爲親昵也。大抵世間夫婦，

都善互相誇張。丈夫說自己妻子如何如何賢慧，妻子說丈夫如何如何能幹。大哥做錯了事，吃了人家的虧，小弟雖也出場幫忙，但他是承認大哥之錯的，「錯固然錯了，但是他是我阿哥，你敢奈何他麼！」這還不失了義氣，是一種硬漢行藏。惟有夫婦互相迴護，總不肯代爲承錯，倘若有一方代另一方認了錯，結果總是自夥裏先就反目，因爲總有一方要撒嬌也。故曰夫婦文學比兄弟文學更爲肉麻。

若父子文學則稍有不同，蓋兄弟夫婦，與朋友還有接近之處，以其處於同輩地位也。父子之分，則有尊卑之別了。譬如一個文學雜誌，編者之中如有父子之分，則子爲編輯，父爲太上編輯；作者之中，如有父子之分，則父作家可以命令子作家寫那等樣的文章，不得有違，即使父死了之後，也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編者作者與讀者之間有父子之分，如果編者作者爲父而讀者爲子，則父編者出來的東西，其子不得非議，硬了頭

皮看下去；如讀者爲父而編者作者爲子，則子應該秉承父的意旨去編著，子要提拔新進作家，就提拔出一二個新進作家來，子要老作家，就去重禮敦請幾個老作家來；諸如此類，雙方都不免有理智而無感情。

再說到君臣文學，則比父子文學更要不得了。這一種關係，可說是文學中最低品的東西。父子之間，雖無熱情，但多少有點骨肉之情，也許有些是出於自願的，惟君臣之分，實無異主僕之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故作者爲君，編者爲臣；編者爲君，讀者爲臣；讀者爲君，則編者作者兩臣之。互相爲君，實即循環爲奴，所謂君臣文學，實即奴才文學。一大作聲，羣犬咻咻，都是奴才，並無皇帝；真正皇帝，在天一方，引領遙瞻，不勝依慕，而皇帝固未嘗傳令「撒御前金蓮花燭送歸」也。

文晏先生論曰：「若以五倫的關係概文學，我奪取朋友，安得集天下文學朋友於一堂，以發揚朋友文學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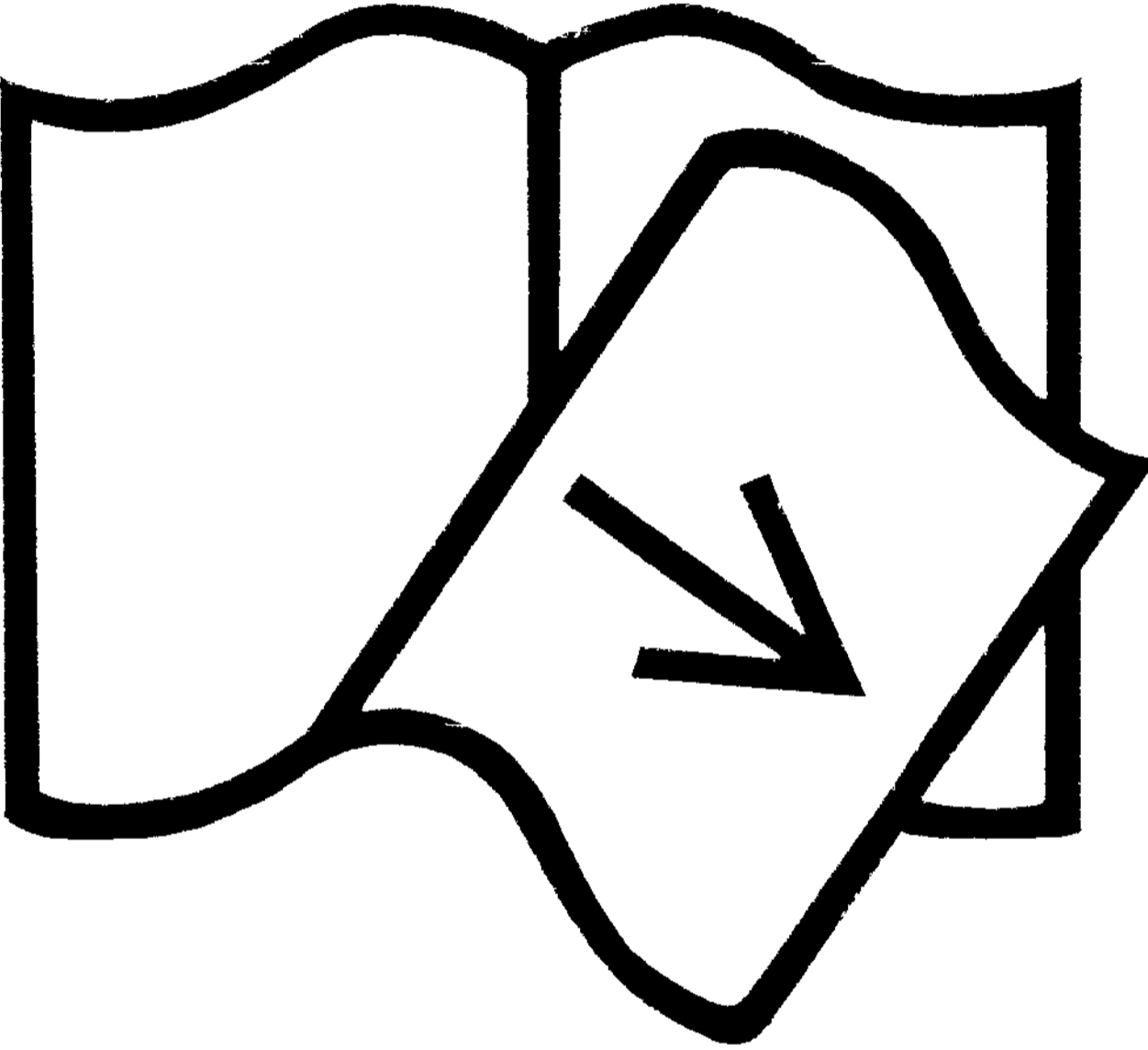
萬世乎！」

## 盾還是盾

雕菰

人說文人無行，我說文人無信，尤其是近來的文人，自己明明說過的話，非但說過，而且還清清楚楚地印過在紙上，經過好幾千人看過，隔了一二個月也會得說出另一個理由來取消了的（然而實在是並沒有取消得了）。

舉例是，當然又是文學雜誌中的大文學家。明明說過：「不過銷數的大小當然就是需要的大小。」「能够滿足多數人需要的智識才是好的智識。」「十年來時移世變……多數需要的標準和合理需要的標準已經幾乎可以合一。」可是現在却又來了一個修正案，說是這所謂



缺P35-36

## 無相庵斷殘錄

施 蟄 一 存

### 三 「鄰二」的佚文

茅盾先生的散文中，有題名為「鄰一」，「鄰二」的兩篇，是他早期的作品了。一九二九年秋，我和戴望舒劉呐鷗創辦新文藝月刊，那時茅盾先生從「牯嶺到東京」，潛心於文學的創作，因此也給新文藝月刊寫了三篇散文，即現在集中所收的「櫻花」，「鄰二」，「鄰一」是也。

「鄰二」那篇散文發交印刷所排印時，被印刷工人遺失了最後一頁原稿，於是三四行文字無從排起，作者又遠在東京，一時也來不及補送原稿，只得由我胡亂地加上了幾個字，讓牠結束了。現在茅盾散文中「鄰二」那一篇的末一句是：「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遼遠的池裏的綠水。」這「池裏的綠水」五個字乃是我加上去的。說是「遼遠的池裏的綠水」，實在加添得不高明，只是因為急着雜誌的出版，也就顧不得了。

那篇散文印出來後，茅盾先生曾經就他的底稿上補



抄了遺佚的字句寄來，但因為新文藝已經停刊，就沒有機會把他的來信登載出來，讓讀者改正。不久之後，連那封信也找不到了。

在茅盾先生那方面，似乎他的底稿也早已遺失了，所以收在他自編的散文集中的「鄰二」，還只是當初新文藝月刊上登載出來的那樣子，並沒有把我胡亂加上去結束了的文字改正過來。

前幾天整理舊書，出於意外地，却在一本萬人叢書的「亨利·愛思蒙傳」中找出了茅盾先生的那封信，「鄰二」的最後一節原文宛然仍在，真是一種可貴的文獻了，故為刊錄於此，使讀過那篇散文的，或買了茅盾散文集的讀者，能把牠改正過來，還牠的本來面目。那原文是這樣的：

「……美妙的眼睛望着遼遠的不知所在的地方，小腳踏車的寂寞的孩子又沙沙地跑過又回來了。

「這寂寞的孩子！這寂寞的少婦！然而他們又

無法互相安慰這難堪的春的寂寞。

「在春靜的明窗下看到了這詩一樣的小小的人生的剪片，我們的心不禁沉重起來了。」

#### 四 橙霧

從前讀彌爾恩 (A. A. Milne) 的那篇著名的散文「名貴的水菓」(Golden Fruit)，覺得他雖然首先賞橙子，要不是隔靴搔癢，定是顧而言他的態度。他的贊賞這水果的理由，是因為牠乾淨，手握的部分並不就是嘴吃的部分，因為牠味道好，這正與看了人家的詩稿而稱贊他的字寫得好一樣，未免被這「名貴的水菓」齒冷了。

橙子這個東西，我以為，是具有色香味三德的。我們看了牠那明快而溫和的顏色，不必想起迷娘 (Mignon) 的歌：

Connais tu le pays d' orange.....

也就會得想像得到那陽光明朗的加利福尼亞州的菓樹園中，纍纍然的閃耀着黃金之光的被太陽所吻過的 (Sun-kissed) 嘉菓。關於牠的味，甘甜中間帶一點刺激的酸，是牠的勝於一切其他菓物的美味，亦即是日本的橙子廣告家所證之爲「初戀之味」者也。

但是，我不想在這裏延譽橙子的顏色與美味，因爲這還不是牠的獨有的德行，雖然我也喜歡牠們。我所要說的，乃是關於牠的香氣。

水菓中間。具有美妙的香氣者，並不祇有橙子一種。香蕉也好，酥瓜也好，我可以隨意舉出例子來。但橙子的香氣却有異於此。香蕉酥瓜之類的香氣，祇是附屬於牠們的美味的一種德性。而不是能與其色味抗衡的一種獨立的德性。橙子的香氣則不然。我常常想，即使不玩賞牠的色澤，即使不咀嚼牠的美味，祇是在壁閉其表皮而聞聞那一陣刺鼻的芳香，也就可以算是已嘗試過了

這「名貴的水菓」了。

橙子的香氣並不是一股虛空的氣息，而是一陣噴濺的濃霧。是的，我們古來的詩人早就用這個「霧」字來形容牠了。除了這個「霧」字之外，我們還能選擇什麼更恰當的字眼來稱呼牠呢？

也不須得「纖指擘新橙」，就是我用我這十個描樾似的手，或童子軍的萬用洋刀，那一陣濛霧噴濺在你的鬚眉唇吻之間，一定是有着比最好的香水更實感的韻味的。

『宜春令，消夜圖；錦橙開喚人香霧。梅花月邊同笑語，不尋思灞橋詩句。』

這是張小山的曲子，我們倘與那伏在李師師床下的周邦彥的小詞參詳起來，就可以覺得中國詩人對於橙子的欣賞畢竟比西洋詩人高明了。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中有一節云：『摘梅取其恬韻溢鼻，壁橙喜其香霧噴手，薦櫻賞其朱彩耀目，若沾沾以齒頰從事，無論必作臟腑之楚，兼與兒曹何異？』豈不是對於欣賞水菓深得三昧之

言嗎？

## 五 八股文

在蟬隱廬書莊看到了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集，才知此書早已有了鉛印本，遂以銀六元買了回來。此書一向祇知道有廖柴舟自刻本及日本文久二年刻本，兩者俱不易得，今無意中忽獲此本，覺得非常高興。此本表紙題有「廖景黎家藏」字樣，想是柴舟後人的家印本了。卷首有「重刊二十七松堂全集序」一篇，張日麟撰，說是「取邑中千鈞一髮之鈔本，暨日本絕無僅有之刊本，互相磨勘，錄成全帙，再付檢（？）板」的，則雖然是鉛印本，似手也不可小覷了牠，其價值之爲「千鈞一髮」，一定是「絕無僅有」的了。

序文雖然不高明，可是原作者的文章之妙，却實在當得起「絕無僅有」之評。至於究竟如何妙法，我不想

## 四〇

在這裏多說。我所要特別提出來談談，同時也是我認爲是廖柴舟的卓見者，都是他對於八股文的一些議論。

廖柴舟作明太祖論，是明亡以後第一個對於八股文提出反對的論調。他說「治天下可愚不可智」：

「故吾以爲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故秦始皇以狙詐得天下，欲傳之萬世，以爲亂天下者皆智謀之士，而欲愚之而不得其術，以爲可以發其智謀者無如書，於是焚之以絕其源。其術未嘗不善也，而不知所以用其術，不數年，天下已亡。天下皆咎其術之不善，不知非術之故也，且彼烏知詩書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詩書者，爲聰明才辯之所自出，而亦爲耗其聰明才辯之具，况吾有爵祿以持其後，後有所圖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趨吾法，不知爲法所愚；天下之人，無不盡愚於法之中，而

吾可高拱而無爲矣，尙安事焚之而殺之也哉？明太祖是也。自漢唐宋歷代以來，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爲然。明制取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號爲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爲爵祿所在，日夜講精敵神以攻其業，自四書一經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爲妨吾之所爲，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焚書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惡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讀，他日爵祿已得，雖稍有涉獵之者，皆志得意滿，無復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頽然就老矣，尙欲何爲哉？故書不可焚，亦不必焚，彼漢高楚項所讀何書，而行兵舉事，俱可爲萬世法，詩書豈教人智者哉？亦人之智可爲詩書耳。使人無所耗其聰明，雖無一字可讀，而人心之詩書，原自不泯；且人之情，圖史滿前，則目飽而心足，而無書可讀，則日

事其智巧，故其爲計更深而心中之詩書更簡捷而易用也，秦之事可鑒也。故曰明巧而秦拙也。……」

這一段議論，真是既新穎而又精到。在我們今日讀之，尤其可以得到現成的印證。現在世界上恰有兩個國家，正在分頭摹倣秦始皇與明太祖。一個是採取焚書政策的，雖然其民愚了沒有不可知，但「惡名」却已傳佈了全世界；另外一個是用一種變相的制義來取士的，寫文章的人祇要能中了程式，就不惜用種種美名來榮耀他，或甚至用爵祿來羈縻他；雖然將來的成功如何不可知，但那些不在制義之列的文章，却實實在在早已被唾棄了。「秦拙而明巧」這個評斷，我們是可以承認了。

不過說到這裏，我覺得燭柴舟也有一點未能見到的地方。明太祖雖然以制義牢籠了文士，但亡明者却是不識字的流寇；燭柴舟明白了漢高楚項未嘗讀書，亦足以亡秦，而忘記了明太祖在對付不識字人這一方面，也還

是失敗的。所以，我以為，焚書也好，制義取士也好，祇要是文士，總是容易對付的，無論用的是軟功或硬功，威脅或利誘，總有法子使他們造不起反。生問題的倒還在於那些雖不識字而「心中之詩書更簡捷而易用」的人們。這些人是無從「愚」起的，因為他們本來也不會

「智」過。秦始皇即使不焚書，他們也不會讀書，明太祖即使提倡普及教育，他們也不見得有工夫來上鉤。他們所需要的祇是生活。能使他們生活的，皇帝也；不能使他們生活的，乾脆就揭竿而起了。此事與八股文實在並無多大關係也。

## 蘇俄詩壇逸話（續）

高力里著  
戴望舒譯

### 五

#### 俄羅斯的未來主義

一九一八年，阿拿斯達謝夫斯基·貝雷烏洛克（A. Nastasievsky Pereulok）是一條沉浸在黑暗中的小路。

我聽到過路人，馬車夫和報販子的喊聲：

——當心！噲！噲！

——莫斯科晚報。最後一版。狄本柯（Dybenko）

逃走。莫斯科晚報。最後的新法令！

——噲，噲，當心！

——車夫，噲，車夫！

我清楚地聽到雪車的鈴聲，馬的喘息聲。在我的面前的是一個馬車夫，坐在他的座位上，手裏拿着鞭子。雪車在『未來派咖啡店』門前停了下來。我很快地走下了那通到一種地窖去的盤旋樓梯。當我拿出我的門票去的時候，我聽到一個從場中昇起來的霹靂般的聲音：『普希金？』那個人把涎沫吐到腳邊：『這就是所謂普希

金！

這無疑是一個未來派，在替吃了許多年要熟讀普希金的整篇的詩的苦的，那些一代代的中學生報仇。

我一進去門就關上了；我一時間被香煙的煙和茶的熱氣底濃密的煙霧所弄得眼睛也張不開來。人語聲音，玻璃杯相撞的聲音，在我周圍的幾個人的塗了顏色的臉，這個廳裏的牆上裝飾，這些在最初都使我吃驚。然而，慢慢地，我對於這奇怪的佈景稔熟起來，我便和這未來派的环境有了接觸。

在智識者的環境中，人們常常講起他們，可是人們對於這個派別的理解，却是很含糊的；凡是詩人或畫家，祇要顯得有點深奧，便立刻被人歸到未來派的旗幟之下。他們的那個在一九一〇年創立的會，名爲：立體派，未來派，印象派的集團。

當意大利未來派的首領瑪里奈諦 (Marinetti) 來到俄國的時候，這團體底意識形態便變成格外清晰了，

四四

那時他們創立了那個「立體·未來派」集團。

在大戰期間，一些未來派的人，瑪牙可夫斯基，蒲克魯克，赫萊勃尼可夫和克魯契尼赫，出版了一份報，會被沙皇的書報檢查機關收沒了許多次。

在這個時代，瑪牙可夫斯基常常跑進一切咖啡店去，慫恿人們買他的那本題目驚人的書：「穿褲子的雲」。因爲沒有人注意他，這位詩人便穿上了一件黃色的短褐，回到那些咖啡店裏去，用這一類的話對那些主顧講：「諸位混蛋！你們知道這本書是什麼？你們要曉得，每一個聰明的人底桌上，都應該有這一本書！」

被這一類的話所引起了興致，人們都相信了他而買了那本「穿褲子的雲」。

在革命之前，人們已經感到傳統的詩歌，應該讓位於一種更動力的，更和世界的演進協調的新詩歌了。

且說我那時處身在一間大廳中間。在中央，高高地擺着一張圓桌子，桌子旁邊坐滿了人，茶水使那從蒼黃

色到深綠色的玻璃杯子發着光。在大廳的四面，排着一排排的小木桌；在牆上，人們可以看見一些構圖，圓圈，渦形圈和字母。在盥洗裏的兩扇門的上面，有著一個寫成半圓形的題字：「雄鴿子，展開你們的翼翅。雌鴿子，展開你們的翼翅。」一個沙定魚空罐頭是掛在牆上。天知道牠象徵些什麼！那些未來派混在羣衆之中，他們徘徊着或驕傲地站着。其中有一個生着金黃色的長頭髮，額上束着一條絲帶，頰上塗着粉的人，熱烈地辯論着。突然，我聽到他絕對失了自制力地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大喊着：

——你們勉強我們用一種我們連有也沒有的暴力，來攻擊你們的藝術！

——「哼，哼，」那和這人對話的人，用一個出色的唱低音的人底聲音回答，「一種你們連有也沒有的暴力嗎？這真有點獨特了！」

那個可以算是一個市集。大家都一齊說着話。蒲爾

魯克把肘子撐在一張桌子上，隔着一個單眼鏡望着全廳。喀勉斯基（Karnienky），那抒情詩人，站着喝着他的茶。

突然，瑪牙可夫斯基走到台上去，他一隻手拿一個盛着一塊肉的盤子。看見了他的時候，廳中一部份的人站了起來唱着未來派的讚美歌：

××××××××××

還活在世上的時候，

我們吃波羅密吧，

我們吃鵝吧。

這同樣的一節唱了許多次，韻律是越唱越快，詞句也少有變動：

××××××××××

你的末日到了，

我們吃波羅密吧，

我們吃鵝吧。



瑪牙可夫斯基把他的四分之一的肉拿在一隻手裏，另一隻手裏拿着一個鈴。他已不穿他的黃色的短襪了。面對着羣衆，他頭上還戴着他的那頂工人戴的便帽，他的項頸上圍着一條紅色的圍巾，這使他樣子活像一個流氓。

喀勉斯基發言了。這位抒情詩人穿着一雙短靴，一件鈕子直扣到項頸邊的上衣，和一條褲腳縮緊的褲子。

——我要向你們唸一首我在飛機上寫的詩，」他說

在唸詩的時候，他摹倣着馬達的聲音。在他唸完了的時候，一個拍掌的人也沒有，因為人們對於這一類的詩已經聽慣了。

瑪牙可夫斯基站了起來。他正開始讀詩的時候。一羣的勞動者正走進廳裏來。座位已經沒有了。人們站在棧子上或桌子上聽着。在瑪牙可夫斯基把他的詩唸下去的時候，人們感覺到他拋棄了他的個人主義，而想去和

革命攜手，頭向後仰着，會陣向下垂着，担着拳頭，這位詩人背誦着他的詩句：

我們將慶祝

那些反叛，那些暴動，

在革命的日子。

你，

踏碎頭顱向前進的你，

我們的第二個生日，

世界成熟了。

這首詩的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彈丸似地擊中了聽衆。瑪牙可夫斯基已經向大衆說話，而且努力想做他們的代言人了：

今天

由劇場的煙

我們的語言將燃燒。

人們預感到，這咖啡店的狹窄的四壁不久要坍了；

走出去，到街路上去……

未來派們，

大鼓和詩人！

人們不斷地大聲拍掌，可是有一小部份的聽衆却反

對：

——可是這是宣傳啊！

一個人突然站了起來，當面向瑪牙可夫斯基大聲說

：這是瘋狂！

瑪牙可夫斯基從壇上跳了起來，抓住了那個人的項

頸：

——媽的，」他喊着。「你這混蛋！」

可是蒲爾魯克去解勸開來，他想平了他的朋友的氣

：

——伏洛加（瑪牙可夫斯基的名字佛拉齊米爾的暱

稱——譯者），放了他吧，平靜點吧。

——這是列寧的方法，」那人喊着。

——對付一段木頭也用列寧的方法！

一個劇烈的爭論起來了。蒲爾魯克巧妙地取笑他的

那些對敵。每逢有人說出一句平凡的話來的時候，蒲爾

魯克就向着羣衆說：

——我請諸君注意這個非常獨特的思想吧。

瑪牙可夫斯基走到我的桌子邊來，他手裏拿着一本

薄詩冊。他慫恿我買牠：

——瑪牙可夫斯基的天才的詩，」他說。

那本小冊子是：「穿褲子的雲」。他真是不會疲倦

的。他主辦集會，他讀詩，他在爭論中起勁地爭論，他

吵嘴，他打架。現在他又手上拿着一幅圖畫走上台去了

。遠遠地，人們看見一幅用兩種顏色畫的畫布：灰色和

紫丁香色。

——蒲爾魯克的傑作。一百五十盧布。誰加價？」

瑪牙可夫斯基大聲喊着。

——二百盧布，誰加價？

——三百盧布，一……三百五十……二……

在廳底裏，在我的旁邊，有一個神氣之間好像對於這拍賣很感興趣的人。加價的便是他。他嘴裏含着一根極大的嚼煙草，不時地用一根小木棒移動着牠。最後，那幅圖畫被他用五百盧布買了去。我看見他向蒲爾魯克慶賀其作品。

這個競賣結束了的時候，人們便請聽衆發言。凡是一切願意唸自己的詩的人，都可以出來唸。一個兵士走上台去。他對我們講他是從土耳其斯坦來的。他並不唸詩，却對我們說：

——在土耳其斯坦的一個沙漠中央，有一座回教寺院。不論你是從那裏來的，當你走到那個寺院，有的時候那些牆便彎了下來向你行禮……

——我限止演講人講五分鐘，「瑪牙可夫斯基不耐煩起來了。」

溫順地，那個演講人不講完他的故事便走下台來。接着他上台去的是一衣服穿得很古怪的人。他的臉上塗滿了紫色和綠色的斑點。他訥訥地說着一些不可懂的字眼，可是蒲爾魯克却打斷了他：

——同志們，這不是一個未來派，却是一個騙子！轉瞬之間，這個假未來派被推下台去了。突然，人們聽到了許多拍掌聲。這是未來派的大詩人，團體中最偉大的人，那著名的高爾德斯米特（Goldschmidt），從羣衆中擠出來了。那些未來派的人們會給他加了一個稱號：詩人之王，雖然老實說起來高爾德斯米特從來也沒有寫過什麼東西。他從前是一位拳師，他們朋友們都寫了許多詩贈他，我們剛纔聽到的題名為「高爾德斯米特和他的十三個情婦」的那首詩，便是其中之一。

他幫助團體作宣傳，他擁護未來派的真理。我記得我曾經看見他分送小冊子，貼佈告。就是昨天，當我坐在一輛雪車裏的時候，那馬車夫也還用他的馬鞭指點着

對我說：

——你瞧，公民，又是一個瘋子。

那時候高爾德斯米特穿着一身紫丁香色的穿襪和一件金色的內衣。不帶領，光着頭，露着胳膊，他帶着一種零度下三十度的莊嚴的冷靜態度，發送着未來派的宣言。

他走上會去並不為的是要吟詩或是作一篇關於美學問題的演講，却為的是邀請羣衆參加他的紀念像的落成禮，他的紀念像，高爾德斯米特的。

在夜深的時候，我離開了未來派的咖啡店：

在路上，如果不是詩人和盜賊，

那麼這些人是什麼呢？

這一個晚會的次日，莫斯科的人們親眼見到了一個很有點奇怪的景象。幾十個未來派，穿着雜色的衣服，四周圍着許多好奇的人和一隊頑童，走向城市的中心去。從遠處看去，人們準會當是一個穿着東方長袍，戴着

紅色和金色的小帽的沙爾特僑民的遊行會，可是，在走近去的時候，人們便看出那些服裝，並不是地方服裝，却是人們所能想得出來的最荒誕的服裝。

那些未來派在劇院廣場停了下來。那是城中最熱鬧的地方。交通不得不阻礙住了，電車耐煩地等着行禮的終結。那時，一個未來派向羣衆說：

——這裏，在這個廣場上，高爾德斯米特今天立他的紀念像。

於是人們便看見那位拳師在羣衆的上面現身出來。直立在一張椅子上，面部一點也不動，他寂定地站了一個兒。

可是這個紀念像是不經久的，因為那位疲於這種寂定的「不朽者」，不久就走下他的臺座來了。

這一些遊行宣傳的目的是使資產階級者吃驚。在另一方面，革命後的絕對的行動自由使一切青年的心都沉醉了。那些未來派受着那革命所包含的無名者的因子所

吸引，縱身投到社會戰團中去。有了不會犯罪的把握，那些未來派侵佔了一家私人印刷所，而開始編起一本他們名爲「無政府未來派」的雜誌來。人們在那雜誌上可以讀到這一類的詩：

我愛那大肚子的人，

當他站在

普希金像前的時候。

或是蒲爾魯克的這首詩：

今天，我是年青，年青，年青，

我是肚子怪餓，餓，餓，

我吐出一個驕傲的呼聲，

一個短的呼聲。

下面的這首詩異常地像蘭波（Rimbaud）的詩，然

而我却深信，蒲爾魯克沒有唸過蘭波：

我們將吃石頭，草，

苦，甜，毒藥，

我們將吃空

深和高。

不久之後，蒲爾魯克繼意到遼東去作一次旅行，未來派的團體分散，而瑪牙可夫斯基個人却隨着革命的韻律，和他一同長大起來。

有一天，在經過一條莫斯科的路的時候，又看見有一大衆人聚集在一個公共廣場上，我擠到人羣裏去，便看見一個人在揮臂唸詩。這人便是瑪牙可夫斯基。

如果那些音樂家不開始奏一個進行曲，

一切的蘇維埃便沒有使軍隊前進的能力。

瑪牙可夫斯基走開去了，可是還有許多人跟在他後

面。突然，他又站住了，向羣衆轉身過來，又唸着：

在這裏，

在世界上，

我們願意生活，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我們已經吃厭了你們的天國的菜了，  
給我們蕎麥麵包吃吧，

——我們已聽厭你們的書上的熱情了，  
我們願意和一個活的女人生活。

## 楊柳風序

李長之

關於楊柳風這書的價值，我想知堂先生知道得最清楚，他從前有過文章，現在又有序文，總是很詳盡的吧，所以我不必在這方面多什末嘴了；然而我想到一點題外的話了，於是答應了寫出來，也算作本書的序文。

這點題外的話就是，譯者炳圻兄的孩子氣，我是敢推薦給讀者的。不過在我初認識他時，却還以為他是頗世故的，那時候是學校中由愛國的

志士們發起，自動地加了軍訓，為實行軍營生活起見，我們的吃飯，便由隨便而加以紀律，真確的情形我已經模糊，但記得好像仍有一個範圍，在這個範圍之內却依然可以點一點菜，至於每一桌上同餐的人，則似乎是指定的，這時在我吃飯的桌上。就有一位短小而略胖的武裝同志，當我同他商量吃什末的時候，他便謙而有禮地客氣着說：「我是什末都行」，隨着還有一種極熟悉於

交際的人所慣有的吃吃的笑聲，那是在商討事情時所必需的，這人就是炳圻，隨後同他攀談起來，他在措詞上的穩重與含蓄，也處處讓我印證了第一次見面時的印象。可是後來慢慢不同起來，首先是，我看他常不上課，這無疑是我的同調了，我就覺得他越發可愛起來。不愛上課，先就是孩子氣的表現，這是「逃學」，在大人先生的眼光中看起來，就是「胡鬧」，世故的人是得使人滿意的，竟賺了胡鬧，所以就終於見出他的不世故來了。

他不上課，是忙什末呢？原來是忙兒童週報，又是孩子的事了。說起兒童週報來，却給我一個非常滿意的回憶。這不是報紙上的一張副頁，却是成冊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乃是應了兒童的

多方面的需要而編輯着的。他原來的計劃很大，也不只是刊物，大都是打算到兒童的福利的事。後來爲什末停頓，我是不清楚了。爲兒童的福利，竟把課業犧牲起來，多末孩子氣！

我和炳圻同樣是關心兒童的，可是我總是說空話的時候多，並且充其量，我不過作了兒童的保護人，凡迫害兒童者，我必痛擊之，至於爲兒童本身的福利，有什末積極的建設，却還沒有盡過力，雖然「心」是有的。炳圻却就進一步了，看了兒童沒有好的雜誌，就辦出一個好的週報來，看了兒童沒有好的讀物，這回就又譯出一部可愛的楊柳風來，這點是頂使我歎羨，又頓愧作的。

在炳圻譯楊柳風的時候，同時我的友人李廣田也着了筆，他們興趣的惹起，都得說源於知堂



。他們起初是都不曉得的，我曉得他們彼此在譯，却也沒有傳什末消息。我的用意很簡單，站在讀者的立場，正盼望凡是名著最好是多有幾種譯本，這似乎也代表着一個國家的吸取能力；然而廣田終於知道已有人在譯了，於是自己輟了筆。我在欣喜炳圻的譯本完成之際，也不禁想起廣田的譯本未就的悵惘，這也算本書的一點小掌故吧，所以附記在這裏。

原書是沒有問題的好。炳圻能用地道的北京話譯出，譯詩又遵照了新詩韻，我覺得中國的讀者頗為幸福。不過炳圻殷殷以序文相託，我却是懷疑的，因為，文壇上的大將小卒是正向我施以攻擊和迫害的時候，說不定這本書的銷路，會因我的序文而有了窒礙的，炳圻此舉，豈不更證明是孩子氣了麼？

廿四年七月十一日序于北平西郊

## 木刻四話

阿英

### 一 一個人的受難

麥綏萊勒的木刻連環圖畫，良友翻印了四本，這對於中國的木刻運動，在意義上是很重大的。四本之中，我最愛的，是一個人的受難，讀的時候，我想起了安特勞夫的戲劇人之一生。全圖可分作四個段落來說，首先，是用了四幅圖來說明這「一個人」的家世，以及他母親改嫁使他成爲流浪兒的原因。其次的十幅，則寫這一

個人在流浪時期的生活：他做過小木匠，因爲力量不夠被逐出來，做過麵包賊，進過監獄，出來再做饑餓的失業的人，然後又成爲石工。又次的五幅圖，則寫他的沒落，遇到壞朋友，去開游放蕩，和女人過跳舞生活，可是，經過深深的思索，他覺悟了，走了開去。最後，他成爲一個很好的工人領袖，得到了很好的女伴，隨後他被捕了，而且犧牲了，這過程所用的畫面是七幅。這「一個人」的生活，是很繁複的，然而，在二十五個畫面之中，却一點不遺漏，不模糊地被表現出來了。作者的

處理題材之經濟得當，於此又可想見。畫面的線條很有力，很動情感，這「一個人」的思想情緒，在畫面上我們都能看到。我特殊的愛從木匠店「被逐」出去的一幅。那比流浪兒更粗大的木匠老闊的腿，那對面婦人的逐狗，處處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其次是「被捕」，「入獄」：巨大的人，猙獰的面孔，無力的被踐踏，垂頭喪氣的走進監獄，在任何的一面，都使讀者感動。同時也可在「入獄」一幅畫面裏，看到用全黑的背景在感情上的激刺，一個反證，在「出獄」的畫面裏，空氣就沒有那樣的陰森悲慘了。此外，則為「懺悔」一幅，深深的傳出了受難人的懺悔情緒。「走向刑場」與「在刑場」的兩幅，特殊是前一幅，用黑白線所反映的悲壯的情景，使人非常的感動。這一個人就這樣的受了難。卷首所附的序記，把每一幅畫都很詳細的記出來，這對於不習慣於閱讀這樣木刻連環圖畫故事的人，是更容易幫助畫面獲得效果的。

## 二 光明的追求

光明的追求，是象徵的寫一個人追求光明，即畫面中所說的「太陽」的經過，這個人很有些和瑞吉訶德相似。同時，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會使人喚起屠格涅夫的處女地裏的諾曼諾夫的印象。這個人是一個熱烈的追求光明者，但他沒有計劃，太鹵莽，遂致遭受了很多的失敗。在葉靈鳳的序引裏，簡單的說了這故事，我想，對於還不習慣於閱讀西方的連環圖畫及生活者，多少是會感到一些困難的。仿照魯迅序一個人的受難的方法，特逐幅的再加以簡單的說明。

「光明的追求」，全冊計有圖畫六十三幅：(1)說明題旨的扉畫。(2)一個木刻家對着太陽在想追求光明的事。(3)伏在工作桌上深深的思索，他入了夢境，自己從窗戶裏跑出去了。(4)就這樣跌了下去。(5)街道

上的人，四週的住戶很驚異的圍攏，說他是從那兒跌下來。(6)他告訴大家自己是追求太陽，所有的人大笑說他發癡。(7)他看見扶梯上窗戶裏有太陽，趕了去；大家把他當神經病看待，持棍追了上去。(8)他跑上屋頂，沿烟突而上，想抓太陽；大家從各處用各種方法趕來。(9)他被捕捉，遭毒打。(10)送到法庭去，他說自己是追求太陽，法官驚奇。(11)被一脚踢出去。(12)他從汽車玻璃裏看見太陽。(13)車開走了，不理他。(14)在街道上，他看見上面有太陽，但他跳不上去。(15)回到家，他翻遍所有的書籍，找追求光明之道。(16)他看到耶穌是如何的爲人受難，拯救人羣。(17)跑到酒排間裏宣傳，人把他當瘋子。(18)抓住婦人們宣傳，遭男子毒打。(19)他被送進監獄。(20)從監獄窗裏看見太陽，他穿窗出去去追求。(21)他爬上監獄外面的二個高高的大柱上，因爲他看見那上面有太陽。(22)他失敗了，看見妓院門前的燈，以爲太陽，去捕捉，被妓女拉了去。(

23)妓女以肥臀誘惑他。(24)以肉感誘惑他，他從床底下逃了。(25)逃了出去，(26)他再到遊戲場裏，攀着一種遊戲的器具，想登上太陽。(27)他跌了下來，遊戲場裏的人圍着他看熱鬧。(28)大家驚奇，打他。(29)他逃，把路上的人撞倒，看見小孩放鴿子。(30)搶了鴿子的繩索，飛上天去。(31)跌了下來。(32)看見野外有太陽，再去追。(33)爬到樹頂上，想去抓太陽。(34)再爬上去，抓不着。(35)用兩手抓住兩個鳥尾，想飛向太陽，有人在打鳥。(36)於是他又跌了下來。(37)落在船蓬上，看見高大的屋頂尖上有太陽，(38)上陸，一直又爬了上去。(39)爬上避雷針。(40)跌下來，跌到烟窗裏。(41)走壁爐裏跌出來，屋內的人驚異。(42)再從窗戶裏跑了出去，他拿了一把傘。(43)撐開傘，向外飛。(44)他飛向太陽。(45)傘吹翻了，落了下來。(46)落在一隻船上。(47)看見太陽，他爬上船桅。(48)一看，太陽在水上，又跳了下去。(49)他跌到海裏去。(50)在水底，

他遇着一個拾珠的人，他說是追求太陽。(51)一個美人魚把他挾了向上遊。(52)他泅近太陽。(53)浮到水面，看見燈塔。(54)他走了岸去。(55)爬上起重機，去把握太陽。(56)再乘飛機去追求太陽。(57)飛機翻了下來。(58)飛機着火，燒了起來，他跪在旁邊禱告。(59)他幻想的走向太陽。(60)走到太陽裏，他身上着了火。(61)再跌了下來。(62)在燃燒的身子復行飛回窗內。(63)木刻家夢醒，驚喜交集。

這一部諷刺的木刻連環圖畫故事，便這樣的結束。在這主人公的毫無技巧的光明探求的失敗上，他畫出了熱烈追求光明者的堅強的意志，社會的冷酷，在許多令人覺得有趣的事件展開中，畫出了許多犧牲者血和淚。這畫集，是非常的有意義的。在翻印的麥綏萊勒四部本刻中，除「一個人的受難」外，我最歡喜的，可說是這一本。

### 三 我的懺悔

在麥綏萊勒的四本木刻之中，其表現生活場面最繁複的，那是我的懺悔一冊，主人公多方面的社會生活經驗，他的複雜的生活方向的轉換，畫面分配的極其富有藝術性，都是其他的三冊所不及的。郁達夫在序記裏所說的，「是他的許許多多的畫本中間的最高於個性的一本，在這畫本裏，他的遭遇，他的思想，他的對於時代的批判，都忠實簡單地暴露得無餘。」他又說，「這種複雜紛繁的身世起伏，與夫熱情的變幻高潮，他真表得多麼簡單誠摯！」可說是很適當的關於這一冊木刻的介紹。

這裏我祇想說一說這一冊木刻的材料處理問題。我覺得這一本木刻，在材料處理上，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他能很精細的抓住其要處，在應該發展的地方，

大胆地，有力的，盡量的使它發展。如他寫一個初到都會的青年，他不僅寫他乘火車到都會完結，他更是寫了他在下車後如何以驚奇的眼光看那火車輪，對各式各樣的車子，各色各樣的人羣表示驚異，他注視那科學的起重機，工廠的高大的烟突，馬達的迅速飛轉，商店櫺窗內的時裝表演，藝術的展覽會，他不惜用了多量的畫面把一個憧憬着都會的青年的心理狀態，描摩得巨細無遺。其次，就是看見了都會的男女，使他感到了異性的要求，而且獲得了；要是一般的木刻家，也將就如此的結束這一節吧。但是他並不，他要把這青年人滿足了自己的慾望以後的心理，完全表現出來，他又不惜用了一幅一幅的畫，寫他次早走出那女人的家以後，如何的手舞足蹈，看見馬他也要在牠的頭上撫慰一下，看見乞丐便給予一些施與，遇到貨車從後面給它一臂之力，看見雀鳥也一樣的撫慰一下，遇到小孩，他高興，帶他們玩，把他們用兩手高高的舉起，翻蜻蜓給他們看，爬樹給

他們看，跳高跳遠給他們看，和小孩子講故事，領他們跑路，一共用了很多畫面，來說明他內心的愉快，這些地方，是最足以看到木刻者的藝術的天才。又其次，就是在她所撫養的女郎死了之後，寫他的心理轉變過程，是不嫌重覆的寫，使讀者獲得深刻的印象。就說海上的部分吧，一幅是海上看日出，二幅是海灘上的閒遊，三幅是日光浴，四幅是輕舟閒泛，五幅是海浴，六幅才是沉思，然後，七幅走上燈塔的路，八幅跑到塔路的最前的地方看海洋，於是，九幅他看到輪船，動了遠遊之念，十幅乃動身遠行，十一幅舟在大海洋中，這心裏一次轉變，木刻者竟這樣繁複的說明它，這不是浪費，還是一種力量，因為他應用的適當而不浪費。我覺得這一部木刻的讀者，在這特殊的一點上，應加以極大的注意。至於其他方面，如許多地方表現他在各時期的苦悶，生活的過程是無有不適當，不深刻的地方。即如他撫育女郎的一節，他對她的愛，隨着他的年齡而轉變，表

現得就是非常聰明的。他失戀之後，拿着啤酒瓶到街燈下狂飲，及至遇到一個女人，他就扔下酒瓶隨了她去；他愛一個女人，而女人別有所戀，他憤而打倒她，自己陷於苦悶，也都令人有哭笑不得之感。總之，這一部木刻，是很寫實的表現了一個人的一生，特別的發揮了作者的藝術天才，可說是成功了的作品。書名我的懺悔，意思是已經甚為明顯，他對過去的這樣的生活，在他的書成功時，是已經批判地否定了。但是，過去是否定了，往後又將往何處去呢？——看完『我的懺悔』，我想起了這一個問題。

#### 四 沒有字的故事

沒有字的故事，表現的是兩性互相追逐的羅曼斯。在先，是男性用種種的方法，不惜種種的失敗，用愛情，珠寶，虛榮，健康，力量等等手段來追逐那女的，經

過了哭泣，自殺種種的階段，到最後是成功了。但男的，當用盡力量獲得了這女性之後，他馬上感到厭倦，拋棄了她。於是女的反轉來追逐男的。一樣地用最動人的方法，想來挽救他們的愛情，結果是沒有成功，使雙方都很悲哀，而走向悲劇的結束。所以，最後一幅的木刻，是 III 隔在中間，左邊立着女的在哭泣，右面站着男的在苦惱，兩人背對着背，使讀木刻的心也感到一些的默然。

要說一個人的受難是翻印的最有意義的一部，那麼，這沒有字的故事，可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東西。大概這部木刻的內容，和一般說的所謂戀愛與墳墓相等吧。在我的懺悔裏，許多發展寫的地方，在光明的追求裏，許多意義重覆的地方，那是處置的適當的，使讀者不感到厭倦的。而沒有字的故事則不然，在木刻者是用盡了方法，把各式各樣的追求都刻了出來，至少我，在讀時是感到許多不必要，及不耐煩的。不知其他的讀者印象

何如。

到這裏，我想可以總結的說幾句話了。第一，是麥綏萊這位作家，若僅就這翻印過來的四本木刻看去，依然是一位舊寫實主義的作者，無論從那一冊看去，這位作家都不免是社會浮面現象的獵取者，很難看到他對社會的從本質上的批判。第二，把這木刻翻印它過來的意義，我覺得是和翻譯其他的藝術方面的東西一樣，不僅使我們能多多的認識世界，看到世界的發展，也是要讓它來影響國內的木刻家，來促進中國木刻的發展，這是趙家璧在沒有字的故事序記裏已經說到了的。

不過，我覺得像這樣的木刻，在中國，是不能說是

通俗的。由於生活習慣隔膜的關係，如我在前面所說，讀者是不多了解的。就是智識份子如我輩吧，在讀了介紹之後再讀全書，還感到不少的困難，要經過許許多多的思索，一般的文盲讀者是不用說了。這至少要是中學生，我覺得才有讀懂這樣書的可能。國內的木刻家，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應該注意的。其次，在國內木刻運動的進行上，採取單純的結構，如一個人的受難，光明的追求，是必要的；像我的懺悔那樣複雜的表現，在目前是沒有那樣的必要，對於文盲的讀者，他們將會感到困難的。



## 無題

劉念劬先生跨出了電梯，走出了那扇玻璃大門，在大門外邊的釘着一塊同懋洋行的招牌的柱石邊立停了。他從來不會在那邊立停一刻兒的。一出門就往南走，走過五馬路，走過愛多亞路，走過法天馬路，走到民國路，限定了二百文雇一個黃包車回家了。但今天他却反了常態，在那龐大的雲石圓柱邊站住了。他遲疑着，也許可以說是在留戀着什麼的，好幾分鐘才勉強地跨下了臺階。

更反常的，乃是他並不照例地往南走。恰正相反，

## 施蛰存

今天他往北走了。往北走，走着，驟然地覺得一陣熱鬧，似乎那裏發生什麼事的，人都亂紛紛地奔跑着，車馬都急急忙忙地馳驟着，眼睛給一片紅光刺激了，他才知道已經走到了南京路。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人還是照樣的走，車馬也並不一定開着特別快，劉念劬先生才定下了心，彷彿覺得剛才有一輛十萬火急的，撞着亂鐘的救火車或救急車打從他身邊飛奔過去似的。

走上南京路，劉念劬先生業已打定了主意：不回家，散步着玩。散步到多遠？玩到什麼時候？他還沒打算

到這些，而且也並不預備打算。他挨在人中間走。南京路上的人真是多，多而且都走得快，這些人似乎整天地專走南京路的。劉念劬先生覺得怎麼也提不起腳來走得更快些。他常常攔阻了後邊的男人女人的大步。不錯，還有女人，不但男人走得快，連女人也快，一走上南京路，仿佛誰都會健步如飛了，只有劉念劬先生却走得比平常更慢。

反正走不快，便索性一個個櫺窗地看過去，雖然劉先生心裏並不一定要看什麼，而且更不會想到要買什麼的。綢緞紡大廉價，每元一文二，三花牌化粧品盒，三種共售洋五元，「無敵牌」大贈品，「拔佳」大削價，\$1.75, \$1.50, \$1.25 百跌不壞火車錶每隻售洋一元，本日巧克力什錦糖減售半價，提花毛巾浴衣每件一元半；於是劉念劬先生終於較長時間地立停在四十八我照相館的玻璃櫺窗前，他對於那呈現着四十八種媚態的胖婦人感覺到一些興味了，唔，很好玩，兩塊錢照四十八

個相，這大概是一個自動照相機……他開始有點思索了。

祇要有一點思索就可以暫時把他從他的煩悶中救拔出來。於是他想這個胖婦人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也許是那醫生的妻子，也許不是她。但至少很可以說是她的姊妹。她有姊妹嗎？……

思緒一動，就敷衍了開去，劉念劬先生的心境就豁然開朗了。他彷彿肩膀上減輕了許多擔荷。一回頭，來往往的人似乎少了許多，而且都不似剛才那麼走的快而有勁，連汽車的喇叭聲也彷彿柔和了不少。於是他嘆着了一口氣，邁步再走。

走不多路，兜頭碰見了一個人。劉念劬先生正在想，這個人好像認識的，只是記不得他的名字了。唔，是好久以前的中學時代的同學……但那人却已經向他點點頭陪下了笑臉了。

「劉……劉念劬兄嗎？好久不見了。……」

「唔……唔……唔，好久了。」劉念劬先生含糊着應對了。「足下……足下現在在……？」

「唔……唔，不做什麼，不做什麼事……」來人也含糊着回答。

劉念劬一摸腰包，剛才領到的一份薪水還原封不動的在着。他想應該請他的老朋友去喝一些什麼的，帶便也找個地方坐談。

一回頭是冠生園的冷飲部。

「來來來，我們去吃一點冰，談談……」劉念劬先生拍着他老同學肩膀說。

在冠生園樓下冷飲部的一個電扇下，他們找到了一個空座。劉念劬先生直是記不起那人的姓名，彷彿是姓張，但名字却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似乎是一個很古怪的名字，好像有一個竹字頭的，一個什麼字？……劉念劬先生老是默着，也不防那穿白衣的侍者走過來，於是讓那老同學吩咐了：

「來兩客香草冰淇淋，」那老同學對侍者說了，接着就彷彿覺得太自己作主了似的，又回過頭來向劉念劬先生問着：「怎麼樣，念劬兄，吃些什麼？」

「唔，唔，冰淇淋，好的，就是冰淇淋罷。」劉念劬先生謙遜着。待那侍者走了開去，他又咳嗽了一口痰：「我們真是，好久不見，好久了。……還是在……在……」

「是的，在投考郵政局的時候碰見過一次。」那老同學接口說。

這才使劉念劬先生想起他這位老同學的名字來。是的，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他去考郵務員，在考場裏碰見過一次。他叫做張壽錢，是的。

「不錯，在郵政局裏碰見過一次。以後就沒有機會見面過。哎，郵政真不容易考，密司脫張取了沒有？」

「沒有取。真不容易，我是姑且去試試的。」

「是呀，我也是去試試的，明知道不會取。不過要

是僥倖取了的話，倒是個很安定的職業。」劉念劬說着，就不覺得心頭湧上了一陣感慨，「現在，做事情真不容易，沒有安定的職業……」

「不過，郵政局也不一定怎麼樣安定，聽說現在也不行了……」那姓張的說，「念劬兄現在在什麼地方辦事？」

劉念劬先生剛把冰淇淋移在面前，用匙兜着吃，聽着那老同學發問，便沉吟了一會兒：

「慚愧得很，在一家小洋行裏混飯吃。」

「洋行，也不錯呀。要吃飯恐怕還是靠外國人，哎，中國人的機關都靠不住……變動得太快了……太快了！」張壽籙先生也好似有無量的感慨。

「那麼密司脫張，你這幾年來在那裏得意呢？」劉念劬先生問。

「我嗎？我就是一直在中國人的機關裏翻身。考郵政不取之後，我就在本縣縣政府裏做書記，後來因爲一

個親戚做了揚州印花稅局長，就跟他到揚州去幫忙，他的事情掉了，我的飯碗也砸碎了。去年又經人介紹在湖州公安局裏混了七個月。一直賦閒到今年三月裏，才到上海來，東投奔，西請託，才在公用局裏找到一個位置，現在是管理一些小車執照的事情，低微得可以……」

「客氣客氣，政府機關總也還不錯，老兄總是個公務人員……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就是短命飯碗的別名！你說公務人員這名字好嗎？我就不想再做什麼公務人員。我看還是你們洋務人員好得多，外國人講科學的管理法，不會得像中國官場那樣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小職員也得跟着上司滾蛋。」

「唔，也不見得。中國官場雖則風波多些，可是祇要朝內有人，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像老兄那樣，本人既有才幹，背後又有人推轂，自然不愁失業，倒是我們吃洋行飯的，哎！別人看來似乎靠外國人吃飯，安

安穩穩，却不知道外國人也儘吃馬，一個服侍得不留神，馬上就請出你。而且上海的洋行界，又有一個惡例，凡是這個洋行裏被解職出來的人，別個洋行就不會聘用了。外國人有外國人的獸想，他們以為你既然是被辭退的，那一定是你不能忠於職務之故，所以，洋行裏的人一失了業，就不容易另外去找生計了……譬如……譬如……」

劉念劬先生很興奮地說着，他很想拿自己的事情來做個證明，可是再一想，也就不必了。他乾咳了幾聲，話就沒說下去。

於是彼此沉默着，覺得天氣真悶熱得可以。在劉念劬先生心裏，彷彿有一句話要說出來，但他吞吐着，終於沒有說出來。可是衝破了那橫亘在他們之間的沉寂者，終於還是他：

「密司脫張府上在上海嗎？」

「並不，一個人住在公寓裏。」

「現在上海公寓多極了，密司特張住在那一家？」  
「我在貝勒路大中公寓十四號房間，念劬兄如果禮拜天有閒，可以請過來玩玩。」

劉念劬先生嘴裏說着「當然當然，理應來拜訪」這客氣話，一邊從懷中掏出了一本日記簿和一支自來水筆，揀一張白頁把張壽鏡的住地記下了。隨手又從那日記簿中抽出一張印着住址的自己的名片遞了過去。

「西門夢花街，很相近，很相近，念劬兄寶眷都在上海嗎？」那姓張的老同學看着他的名片問。

「在上海，不過人多屋小，家也不成其爲家了，上海的住，真是……」

「客氣客氣，改天我先來拜訪，大約禮拜天上午總在府上的罷？……」

「在家在家，我是不大出門的……」

話似乎都說完了，兩杯冰也只化了溶化了的殘汁，於是張壽鏡先生搶會了鈔。走出了門，在臨別的一時間

劉念劬先生覺得他要說的那句話還在喉頭想說出來。他正在訥訥地遲疑着的時候，那張壽籙先生已揪一揪草帽彎着半個腰轉身走了。

劉念劬先生好像很失望，又好像很後悔。但他既不明白他究竟曾經希望過一些什麼，也不十分明白後悔些什麼。總之是有點不自在的樣子。

天色已經在黑下來，但劉念劬先生還不想回家。不知怎的，似乎家裏正有一件很困難很麻煩的事情等候着他。爲了避免這困難而麻煩的事起見，他願意在街上多耽一刻，但同時，另外還有一種沒來由的心情，使他對於這車馬喧囂的薄暮的南京路感到了憎厭，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仇視。他望永安公司那邊走過去，回想剛才和那姓張的老同學在冠生園裏坐着飲冰與閒談，已經彷彿是一個在縹緲中的樂園之夢了——雖則在當時並不會感覺到什麼愉快。他也漸漸地明白起來，如果在以前的日子在馬路上碰到了像張壽籙那樣的闊別了已久的本來是很

生疎的朋友，他決不會高興邀他進飲食舖裏去坐談的，至多在馬路旁邊寒暄了幾句，就握手辭別了，而今天的那種樂見故人的神情，在他是，真覺得自己也想不到抽會這樣地熱烈的。

劉念劬先生在永安公司裏逛了一圈，一邊耽着胡想，一邊在各個玻璃廚邊瀏覽着。終於立停在賣修面用具的櫃臺邊，隨手摸了摸下巴和嘴唇上的鬍子，便要了一包「吉利」刀片。

他並不是專誠爲了買刀片而走進永安公司來的。但是買了刀片之後，好像他來此的任務已經完了，並沒有再逗留的必要，於是他走出了那扇玻璃大門。橫穿過馬路，一眼看見五路電車已經在老大房茶食店門口停着了，他就忽忽地趕上了車。他並不是忽然想回家了，只因爲看見了到西門的電車，就不由自主地隨着許多人擠了上去。

在西門下了電車，他才想起得買一點零食回去。往

常發薪水的日子他總是照例要買一點奶油麵包，西式蛋糕之類的閒食回家去的，今天似乎更不能不買一些。於是他就到稻香村裏買了一些瓜子和糖食。

於是劉念劬先生走進家門了。一踏進門，就感覺得一陣煩惱兜上心來。妻和兒女都在客堂裏。妻坐着揮扇取涼，年長的那個女孩子正在方桌子上玩積木，年幼的兩個男孩子在鋪着地板上的席子上赤着脚玩。椅子上凌亂地放着了玻璃杯，狼藉着茶水浸透了的餅乾屑，幾乎沒有一隻乾淨的椅子了。

劉念劬先生一走進客堂，眉頭先就皺攏了。那兩個幼小的孩子一看見他們的父親手裏提着食物模樣的紙包回來，都從席子上爬起身來，爭叫着爸爸，并且伸出了四隻小手，搶先的來接收父親手裏的東西。

但劉念劬先生今天却一點沒有慈愛的感情。他把手裏的紙包望桌子上一擲，順手就在那較長的孩子腦袋上打了一下；

「別吵！你看，椅子上弄得這樣髒，……」被打的小孩哭了，沒有被打的那個慌忙退回到席子上去，坐着玩積木的女孩子睜大了她的小眼睛，歛看着她的爸爸。那妻子將啼哭着的小孩子拖到懷中去哄着，一邊也正如她的女兒似地對她的丈夫歎着。她知道丈夫的脾氣，不是在很煩惱的時候，不會生這麼大的氣。不知今天又在外邊受了什麼委屈了，她沉思着。

劉念劬先生沒好心氣地脫下了長衫，拖一塊抹布揩拭着一隻椅子，坐了下去直是不開口。他的妻子給他舀了一碗涼茶來，他就端起茶碗嚙嚙的直灌下肚，好像連茶碗也想吞下去似的。

一個女孩子和兩個男孩子都悄悄地溜到後門外與鄰家的小朋友玩去了。劉念劬先生悶坐了一會兒，就倏的起身上了樓。他的妻子收拾了他買回來的食物包，也跟着上了樓。她一邊把那些瓜子糖菓分貯在磁罐或洋鐵筒裏，一邊偷眼睇着她的心緒不佳的丈夫：

「今天碰到了什麼事，氣性又這麼大？」她含笑着問。

劉念劬先生的嘴唇微微地翕張了一下。他想告訴她，但他覺得還是遲一點的好。碰到了什麼事？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究竟他會碰到了什麼事。妻既然這樣問，一定是她已經覺察到了他的行為有些異狀，然而他自己却連這一點也不覺得。他以為他還沒有失了常度。

於是他從書桌上隨手拾起一本閱微草堂筆記來，看了兩三則，覺得那些姚安公的迂論並不愉快，就仍舊給拋在硯瓦邊。又是一本，覺世名世十二樓，那是昨天回家時在馬路邊買來的，當晚曾經看了「二篇」，覺得很有味道，但此刻却總也看不下去，每篇總有好幾千字，似乎沒那麼安定的心境來看完牠們。於是十二樓又被放回了原處。

劉念劬先生從他的迴旋椅中站起來，向保暖壺鑰口出斟了一杯冷開水喝了，還是覺得心煩。他明知道他應

該把他所要說的話告訴給他的妻子，但是他預測不了究竟在說出了那話之後，他的煩惱會是減輕些呢，還是反而增加一些。

至於他那柔和的妻子呢？她很懂得她丈夫的脾氣。一問不答，便不再往下問了，她知道倘若再問下去，會使他暴跳起來的。但是窺測起來，像今天這樣煩躁，他一定有什麼非常嚴重的事情遇到了。但是他說出來，她也感到有些焦灼了。

劉念劬先生的沉默一直守到晚飯後。在藍色的燈光下，三個小孩都已酣睡小床上了，妻子悶坐在籐椅上看那閱微草堂筆記，劉念劬先生連續地抽着「白金龍」。當他抽完了第五枝捲烟的時候，才低聲地喟嘆了一聲。妻雖說是在看書，那不過是一種掩飾着他的注意的姿態而已，她時時刻刻在留神他的舉動和神色。現在聽到他的嘆息，她捉到了一個發問的機會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劉念劬先生沉默着。

「怎麼啦，難道今天沒有發薪嗎？」

劉念劬先生還是沉默着。

於是她放下了書，走到劉念劬先生身邊，推着他的肩膀：

「別老是發獸，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似乎出於不意的，呈着顯然是矯作的泰然的態度，搖着頭：

「沒有事，沒有什麼……」

「那會沒有事！一定有了什麼事……你說，悶在心裏難道就會化了不成……」

悶在心裏當然不會化了，於是劉念劬先生的嘴唇又蠕動了一下。然而他還有點遲疑。他要考慮他應該怎麼樣告訴她。第一句話應該怎樣措辭，才使她在聽到的時候減少一點絕望，而使自己也拿得穩可以減少一些煩惱。他沉吟着。

「什麼事？你說。」一個很柔和很溫存的聲音又在劉念劬先生的耳朵邊響着。

他又微啣了一下，鼓足了勇氣，伸手檢了一張白紙和一枝鉛筆，迅疾地寫了三個字：「失業了」。

寫完這三個字，劉念劬先生好像一個被釋放了囚徒似的，感到渾身鬆快。他俯下頭，默然地，但是很舒適地往椅背上靠了下去。

妻也頓時寂靜了，祇將上排的牙齒緊嚙着下唇，徐徐地退回去，沉下在那籐椅裏，好久好久，略微帶一點嘆音地，才說：

「爲了什麼事情？」

「爲了什麼事情？」劉念劬先生漸漸地興奮起來，聲音已不像剛才那樣的沉寂了，「沒有什麼理由的，生意不好，裁員……」

「那麼……」妻躊躇着，「還有誰？」

「六個人，任康也有份的……」

現在是輪到她心中非常煩躁起來了。她寂靜地坐着，看着在小床上沉睡的孩子，祇要能夠哭出聲來就舒服了，她想……

而劉念劬先生却已經像大風雨過了之後似的平靜了下來。他拉開抽屜，取出一束信紙來，開始寫信給那在青島市政府做科員的他的表叔去謀事了。

這篇小說，本來是應該加一個題名的。而題名則祇有「失業」可用。但是倘若在篇首就點明了「失業」兩字，小說的效果也許會完全失去，所以在用「無題」為題。我覺得詩既有「無題」之題，小說豈不可亦「無題」一下乎。

七月十五日整存記

## 市聲小品

林蔚春

### 一 爛銅小販

「收買爛銅爛鐵爛玻璃」，這種聲音又叫起來了。是一種悠揚的調子，瀰漫著靜穆的小巷。如時計的準確一樣，每日的一定時間，巷中必有這種悽然的叫聲響亮着。這是收買破爛器物的小販底叫聲。他穿過巷子時，很有節奏地間歇着，然後又叫起第二聲來。巷子是靜穆的，靜穆得死了一樣，所以小販穿着草鞋的脚步聲，悉

悉地響着，聽起來也是很有節奏的。

因為每日都過着刻板似的生涯，所以經過門口時，我們會發見他底眼色是呆鈍的。他担着一担雜，用竹片篾成的籬。每日他都走慣熟的路，從一條巷子又一條巷子。巷子是寂靜的。在巷子居住的人家，聽着這種有着憂鬱性的叫聲來了，他們也會想起家裏有什麼陳舊或者破爛了的物件，可以拿給爛銅小販換一些零錢用用。你只要在住宅裏粗聲地叫一聲：「喂！收買爛銅的，」他便會站住了，看是那一家叫他，然後你開着門，叫他入

來，他必慢慢地放下他底担子，御下他底鳳陽草笠，跟着你走入陰沉沉的住宅去，看你要賣給他的舊器物，問你要賣什麼價錢。如果大家都愜意，他便收了你底舊器物，而給你一點錢。如果大家不合意，你也可以等別一個小販。他也不強求，便揚長而去，又繼續唱着他底悠揚的調子，穿過一條巷子又一條巷子。

這是在夜間：爛銅小販將他日間收買的舊器物，賣給專門做這些舊器物生意的鋪子。我們經過這些鋪子底門口時，會看見在鋪子門口，竹籬一担一担地擺在那裏，那些爛銅小販團團地圍着，蹲着身子，捧着從籬籬裏取出的那些舊器物，走入鋪子裏，點給鋪子底主人知道，然後拿着相當的價錢回家去。而我們的鋪子主人，又得將轉買得來的舊器物，安放在攤位上，等候客人的來臨。而我們也將看見鋪子主人底攤位上，添着些新到的，譬如爛皮鞋，玻璃磚，電燈頭，銅鎖頭等物件了。

住在馬路兩旁的洋房中，永遠也不能聽見爛銅小販

底調子。急激的汽車聲，尖銳的喇叭聲，雄壯的音樂聲，會一刻也不停止地在馬路的氣層中響亮着，又有交易所的吆喝聲，來來往往的人聲，以及別的種種聲音混雜起來，更使馬路兩旁的洋房中，晝夜都充滿着嗡嗡的波動，或者就是因為馬路的聲響太強，小販要在馬路上叫起來，他底聲音要被淹沒是無疑的，所以小販趨避馬路，專在小巷中呼叫，那是不足怪的。「收買爛銅爛鐵爛玻璃」的悠揚聲音又叫起來了，這種聲音挑起我底安靜的心。小販很有節奏地叫着，走進別一條巷子去了。雖然他底叫聲已經遠遠地消失掉，可是我底心却因此而浮動着，浮動着，很久不能寧靜下來。

## 二 樂器脚商

一個賣樂器的小商人，背上負着絲竹樂器，緩緩地走在人行道上。他一路走着，一路拉着那個胡琴。他底

左手拿着胡琴，右手一伸一縮地拉着，於是胡琴發出聲音來了。這時已是夜間，馬路兩旁百貨公司底霓虹燈閃閃爍爍地，汽車不絕地在馬路中間飛馳着，騎樓底下給行人擠滿了，互相推擁着，走路也好像不需力量似的。行人底聲音蜜蜂般嗡嗡着，我們小商人底胡琴聲微弱得有如海浪中的划槳聲，並不給人們聽見，雖然他是盡力地拉着，拉着。

小商人一面拉着胡琴，一面看着從他身旁擦過的行人，不見有人過問他底樂器，甚至也不注意地用眼看一下。我們底小商人似乎有些悲哀了。但是他果真悲哀麼？他底眼睛無力地睜着；臉皮病的黃牛一樣，一點血色都沒有；衣服更加難看了；油污的寶藍便服，大概多日沒有洗過，脫落的頭髮雜亂地擺在後衣領，混合着搔頭癢時跌落的髒髒東西。誰在他身邊經過，可以嗅着他身上發射出來的霉氣，但這種氣味，尋而又給從百貨店裏蒸發出來的化妝品香氣淹沒了。

這個小商人拉着胡琴，手也似乎有些疲倦了，他很想不再拉了，但是他能不拉了嗎？他是很知道的：從胡琴的「嗡嗡」聲中，也許會吸引一二個嗜好者，走過來揀擇他底樂器：或者是洞簫，或者是三弦琴，或者是簫，會問他多少錢一管，他會給他們一個適當的價錢，不然，就讓他們一點也無妨，如果他們愜意，便可以購買他們喜悅的樂器而去。我們底小商人拉胡琴拉了好多年了，過去的生意夢一樣地可懷戀，生活甚為可過。他有好幾個同伴，大家合夥兒在某處買了若干樂器，各自背負着向着一個市鎮進行，在那個市鎮兜售了之後，又向別一個市鎮進行。這樣，他就度過好多歲月了。

現今兜銷樂器的這個都市，從前是常來的。但他今晚覺得很奇怪：人們都不向他注意了。在百貨大公司的左右，還有好多間小商店。小商店中沒有一個顧客進去買東西，店夥們有的站在櫃檯裏目瞪着窗外，看着川流似的行人，有的手拿着破了水銀胆的暖水壺，搖出「沙

沙」的聲音；有的搖着手搖鈴；他們都拚命地叫着，喊着，樂器小商人真要更覺奇怪了，雖然小商店的夥伴拚命地招徠生意，叫那些行人雖不買貨物也應該進去看看，但行人們對於小商店瞥也不瞥一眼，却都跑往大公司裏去了。然而大公司也是掛着減價牌，展期又展期的。

樂器小商人一壁走着，一壁想着。在大公司買物品，並不比在小商店爲便宜，反更會高昂，雖然大公司和小商店是一樣地在減價，然而人們寧願跑進百貨大公司，而不願溜入小商店裏去。這是因爲什麼呢？樂器行商一壁拉着胡琴走着，一壁或許會解答這個問題吧。他底眉毛繃起來了。但是我們又安知他不是因樂器賣不出而苦惱着呢？

時間已逐漸近午夜了，行人也逐漸稀少了，樂器商拉的胡琴聲也可以聽得較爲清楚了，但是向他買橫笛或是買月琴的一個也沒有。商店底門都關起來了，門口的霓虹燈互相映照，更覺輝耀起來，馬路上也沒有汽車

馳跑了，幾乎四圍都是靜穆的，小商人拉着的胡琴聲格外顯得明晰。但當他經過咖啡館底門口時，裏邊的懷娥鈴聲比牙琴聲混雜地透露出來，樂器商底胡琴聲，消失在這明亮而又悅耳的聲響裏去了，於是我們底賣樂器的小商人，只得無精打采地回去了，

### 三 賣攪人

夜間走在馬路上，這是街燈很幽黯的馬路，便會有一種有着憂鬱性的深長調子給我們聽到。這是賣橄欖小販底叫聲，是南方特有的一種叫賣聲。他用一隻木製的方形木盆，將牠區爲數隔，放着各種糖漬過的橄欖，新從樹上採摘下來的青色生攪也有。還有一個四脚架，是可以摺攏的，張開時，架底腳交叉着，很像算術上的乘號。他將木盆置在架上，用手在架底左右兩邊捧着走。他一壁走着，一壁叫起深長的調子來。

但也有不用嘴呼叫，却備有一管青銅製的小喇叭。他捧着盛橄欖的木盆，走了一段路，便停了下來，然後將小喇叭含在口裏，『帝大帝大』地吹着，吹得很響亮。有的還很有節奏地，吹出悅耳的曲子，他們這些用小喇叭的賣橄欖人，最是喜歡將賣橄欖的架在巷口擺着，而吹起喇叭來。小巷爲黑暗籠罩住了，行人很少，顯得很寂靜。這時喇叭吹起來，往往使蟻伏在牆角的狗，兀地跳起身來，對着他猶猶地吠着。而在住宅中談着話，或是跌入沉思中的人，也每每給這猛然的聲響驚醒過來，以爲是娶新嫁娘的花轎經過，趕忙走出露台去，倚着欄杆向巷口窺望。待到知道了是賣橄欖的，心裏便感着一種說不出的不愉快，蹣跚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房裏去。

不過最能增加人們底憂鬱的，還是用口唱着深長的調子的，而不是吹着喇叭的賣橄欖人。他底木盆中還置有一盞煤油燈。他用一張白紙捲成一管尺來長的紙筒，筒口一端是闊的，恰可套住玻璃燈罩，另一端却很小，小

到一個蒼蠅也不能飛進去。他將紙筒套住玻璃燈罩的頂端，他捧着木盆時，紙筒口很小的那一端，便高出於他的頭。這樣，惡臭的煤油煙，便可以沿着紙筒，從很小的筒口出去，而不至於被吸入肺中。他托着橄欖架，走的很慢，慢得簡直是蹣跚方步。

——如果我們陪着這位賣橄欖人走一段路，我們會發現這位賣橄欖人底臉上，沒有一點緊張的神色，褐黑的皮膚眼睛是冷漠的。也真奇怪，他的貿易額是很渺小的，祇是一個銅板一個銅板的買賣。你拿一個銅板給他，他便用箝夾一只橄欖給你，就算向他買橄欖的人很多，很熱鬧地交易着，而一日的收入終是很少的。而且事實上，向他買橄欖的，不過因一時乏味，才向他買一二只銅板的橄欖喫喫。更加奇怪的是：這種賣橄欖人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碰着一兩個喜歡喫橄欖的，向他叫買。然而他們却很閒散地，沒有一點關心地，老是緩緩地走着他的路，很有節奏地叫着悠揚的調子。

也如有規則似的，霓虹燈輝映着的馬路，汽車交馳着的馬路，賣攬人很少到，他們祇是揀擇燈光黯淡而冷靜的馬路上走着。他們是喜歡這四圍幽寂的地方，以爲能顯出他們底叫聲格外響亮，然後能引起木炭畫似的人們來光顧嗎？但是也許我們將看見橄欖漸漸都是一包一包地擺在大公司中，當爲送禮的物品，而如木炭畫一般的喜歡一兩個銅板地買橄欖的人們是沒有了，那時賣攬人也許要絕迹了吧。

## 山歌

出版預告

明馮夢龍著 董痴二弄山歌，最近始由小店搜得，計收錄明代流行歌謠十卷，卷首有馮夢龍序，行間有批註，實爲研究民間文學及民俗學者之重要寶庫。小店特請顧頡剛先生標點校勘，馬隅卿先生考證，周作人，周越然，鄭振鐸，錢南揚，婁子匡諸先生撰序。用仿宋字校排，連史紙精印，以資流通。八月底可以出版，定價一元，在出書前直接寄款預約者，收銀八角。

上海西門蓬萊市場

傳經堂書店啟



## 「鼃采館清課」

七八

周 劭

「鼃采館清課」二卷，明鉛山費元祿（學卿）撰。

所記皆「庭榭山水瑣言，語語煙霞，以實境道實，清麗可喜。」爲明人小品中不可多得之書。作者是一個晚明氣息極重的人，他的思想文字，顯見得受公安文學革命運動的影響很深；一方面也是個極解風趣的人，他「生長華胄，寄興山林；喜讀書聯坐，人事應酬，疎懶彌甚。問以人間田舍鄙倍瑣尾事，儂然若不省者；與之談古今，論丘壑，輒終日無倦容。」他嘗說：「子雲支亭，停橈問字；淵明荷簞，攜酒款扉，終覺多事，不如仲蔚

蓬蒿，袁安高臥也。」（吳文濬序）由此可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他連陶淵明也怪他多事來；無疑作者和精肉氣的人是無緣的，所以如此好書，不入于四庫全書，也無足爲怪了！

作者生當萬曆，和陳眉公，屠赤水等同時。清課中關於眉公赤水的記載很多，他于赤水尤推崇備至。關於眉公的幾條，多分載於「岩樓幽事」和「眉公雜著」中。關於赤水的，却于他書不經見，是關心赤水的絕好資料，也可見作者和赤水的一番淵源：

「屠緯真先生之禮武夷君，以癸卯仲秋至鉛山，先期尺一要余。至則日入崦嵫矣！余命駕追及大安，漏半始抵分水關。石壁千仞，峭削不可以緣；而涼風吹月，時照望夫諸山，樹影縱橫，泉流界道，若龍蛇走陸，而黃雲繚繞，第手撫崖名，尚可辨也！平明入崇安，與屠緯真先生對談，精神契於夢寐。……屠緯真先生始解纜別去；茲亦天地間一快遊也。」

他于赤水之所以推崇備至，不僅于文字相契，即兩人脾癖行事，亦有相同之處。他常引赤水的「娑羅館清靜」：「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收稼，奴經遠主母。笑先生之如外賓。」此語殆為余設。」此等處可以見到明人的風趣。

作者一生言志，殆至于靜坐讀書兩事。陳眉公有云：「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我以為掩戶焚香甚佳，更輔以讀書愈佳；若於清夜掩戶焚香讀書更佳，具此三事，則天下清福享盡矣！更道什麼高官厚祿也？作者很能領略到這種境地，他說：「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畫時。」我嘗在「葑瀆庵偶筆」裏說：「天下唯有情感的人，能摒去春天的卑庸，而領略秋意的美妙；唯真能讀書的人，敢把日間放去，在夜裏用功夫。」鄧肯是一個多情善感的女子，故能知道秋天的偉大；作者可謂先得我意。『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畫時。』這種文字，想不是夢見周公的人所能寫出來的。記得去年冬天，我從霓紅燈燦爛的都市趕到一個鄉村度歲去，到了那邊，察見自置的電燈已經不亮，無線電也成了瞎子，房間裏已換了有些菜油氣息的燈盞，生旺了土爐子，一個兒在案

上披閱幾本久遠的破書，夜沉沉的，除了遠處幾聲狗吠外，更沒有什麼。到了微感倦意的時候，推開窗扉，走向庭心一望，看見月光照到桂花樹枯枝的影子，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什麼的快樂。遠遠聽見更柝的聲音，似乎覺得已經不是在廿世紀的人了；回到房中，便納頭沉沉睡去。這並不是我的反科學立場，我以為一個人在名利之場奔走，應該有一個時期過過十七世紀的生活，如李笠翁所說的。

在「清課」中，獨多於寫景文字，一丘一壑，被他寫來，都覺得可觀，令人神往，他寫龍盤：

「龍池冬夏不涸，夜淨天宇晶朗，如宿斗牛傍；  
 優曉視其下，萬壑一碧，白虹蜿蜒，蕩瀾無際，真銀海也！不覺跣足踏至捨身崖頂，鶴背鹿足上，狂呼而返。」

在這裏頗可看出明人小品的長處，在於清俊宕逸，不爛用古典陳調。看他「萬壑一碧」，「白虹蜿蜒」，「狂

呼而返」，都是自己的創作，幾曾有他人用過來？再看他：

「秋日中酒，夜半渴甚覓漿，被衣推戶，仰見中天殘月如霜，明星歷歷可數。萬籟寂然，惟聞蟋蟀哀吟四壁而已。因徘徊庭中，悠悠忽忽，遂爾達曙。」

此條與東坡的「承天夜遊」有何遜色，他一人能「悠悠忽忽，遂爾達曙。」境地似比東坡尚高一層。

作者敘他日常的生活，亦甚有趣，令人讀之，頗有飄飄若仙之致：

「館中蓄兩鶴，燈時輒宿窗下，謂之侍讀。竹間仙鳥，每更盡輒喧起，謂之司漏，楓間鸞鵲，每味爽輒噪繞，謂之司晨。湖山幽寂，故自有勝場。」  
 如此看來，他竟有林逋梅妻鶴子的風度。看他描寫他的書室：

「聚書萬卷，演以縹湘；搜帖千軸，束以異錦；

琴一笛一，劍戟尊壺，名香古鼎，湘榻素屏，茶具  
黑品，暇日嘯吟其間，無俗客塵事之累，當是震且  
淨土，人世丹邱。」

清課內的言志寫景小品，幾乎篇篇都是好的。因爲  
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引錄。這裏所存尺牘一通，頗合言  
志的格調，也可以見到作者所抱出世觀的微意：

「……年近三十，侵增懶癖，雄心若沒若滅，絕跡  
市朝，游心竹素。以經史爲環堵，以丘墳爲伊吾；  
太玄覽子雲之準，易中說仲淹之績；史記取子長之  
疎宕，騷經高屈宋之悲思；旁及百家子集，而沉淪  
以引分，世味了不關涉。是使飛揚自放，跋扈登壇  
，枕肱長嘯，抱膝高吟，燕沉水之香，聽華亭之唳

，坐子猶之竹，栽林逋之梅，頽然一室，耳目俱擯  
。霽景良辰，攜琴荷鋤，興來神往，無所向之。濯  
和風，弄明月，玩晴雪，眺晚霞，撫長松，倚扶荔  
，釣游鯉，弋飛鴻，聽鳴琴，反牧犢，涉旬長往，  
彌月忘歸，汎汎然若大尊浮於江湖，飄然不繫，無  
所用於世久矣！」

在「清課」內，所保存的尺牘，只有這一通，是很有深  
意的。

我之得讀此書，正在夜裏，溽暑眠不得，偶檢舊篋  
，得見此籍，喜不自勝，遂不復思眠，一口氣讀盡，一  
股清香之氣，尙留齒頰間。雖只上下兩卷，直低得過幾  
部鼓吹也。

## 如可夫斯基案件

(蘇聯)尼庫林著  
貝葉譯

這篇小說的寫作，爲的是使人們別把人生比實際上看得更簡單些。我寫這個史實的目的，主要的是：除了

初看時是喚起個人行爲的不複雜而又清楚的原因以外，我們還得找尋這些行爲複雜而又隱匿的其他原因。例如：在十二年以前我覺得是簡單而又不複雜的，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卻完全是另一種境界了。

我叫做「如可夫斯基案件」的這個史實，如果我一天早上沒有接到一封信的話，恐怕再也不會想起來了。這封信是貼着中國的郵票，戳着「上海」的印子的。在

長方形的信封裏面放着精緻的信箋，在信箋上就有眼熟的筆跡，沒有什麼客套話，寫着下列的詞句：

「您還活着，兇手？看來您活着。在某一本雜誌上我讀着了您的姓氏。您的名字跟「藝術」這個詞綴在一起。您跟這個詞有什麼共同之點，劊子手？我想您死啦，給打死啦，可是您活着，所以我最後一次給您寫信，爲的是說……。」

我從桌子後邊兒站起來，拉開了放着陳舊的照相和

價札的抽屜兒，並且又尋着了一張照相——一個女子的像。

一個休假的日子。我因為感覺着日子不充實和空虛而疲倦了。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臉，帶着一種憂鬱的媚力在我的面前閃耀。美妙的，奇異的臉……然而怎麼呢……？

我看了一看窗子。雪條兒給風旋轉着。屋頂上鋪着糖一般白，白得可厭的雪。

……你的臉裝在質樸的櫃子裏

擺在桌子上對着我晃耀。

照相和命定的信放在我的前面。照相裏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信裏是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十二年了。

這個女人，閃耀着黑黑的髮，一向下垂着眼睛，說是一些兒也沒有騷亂我，我可不能。

「……殘忍者和兇手。當您從法庭那裏回來的那個夜，我是不能忘記的。我替您備好了茶

。茶等着您。我還存着希望。」

實在的。一切都是實在的，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您替我備好了茶。我喝茶雖沒有糖，可是有您手製的油酥餅。以後，我像常時一樣，裹着外衣睡在輕鬆的長椅上。您瞧了我一瞧，好像什麼都懂得了。可是您一些兒也沒有懂。

「……錯誤是在：我看您是我們隊伍裏的一個人，是我們社會裏的一個人……」

您誇獎我了，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然而事情不在這兒。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日子，當舊俄羅斯生活開始渙散和崩潰的時候，而您的隊伍和社會也就在這些十月日子裏停止生存了。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您記得的那個國家裏，曾經有過階級和階層——貴族，商人，小市民。然而您叫做您的隊伍的那些人們，卻是在這些階層以外的。他們甚至確認，既不屬於資產階級，也不屬於無產階級。這個數量上不大的人羣，供給國家許多

偉大的學者和偉大的作者，可是還要更多的是供給形式上好像有教養的人，律師，哲學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曾經是，您隊伍裏偉大的人，取得列夫·託爾斯泰或者門絮萊也夫那樣的榮譽，然而這時候人們知道他的在國外卻要比他的故鄉多得多。容度較小的人，只不過給幾萬人聞名罷了。真正知道他們的，大概有幾千個人，這幾千個人就是集成您叫做您的隊伍和社會的。他們閉塞地過着生活，可是他們和民衆中間雖然給一座深固的牆壁隔起來，然而他們不知爲什麼卻叫自己是國家的頭腦，他們的想像就反映國家的意志。這些人某時候曾經是學生，青春和青春的歌曲把他們跟新的後輩——穿着學生制服的青年人和貝斯圖諾夫斯基各學校的小姑娘聯繫起來。當老輩在講壇上或者在國會的舞台上出現的時候，那麼學生和小姑娘使用熱烈的眼睛望他們，轟響地拍着掌。他們懇求手筆，寫長長的信，懇求教訓怎樣做人，集資發電報祝賀他們的生日。因此文學家，律師和藝術

家都想：他們跟民衆發生了聯繫，九千萬的農民和幾百萬的工人知道他們，把自己對於土地和自由的期待和苦楚信託他們。

我某時候曾經是那些學生之一，他們懇求手筆，發電給思想的權威；我曾經是那些青年人之一，他們當列夫·託爾斯泰的殯葬周年紀念日擔任何警察衝鋒。我是一年級生，非黨的學生，州民，到某一時間爲止曾經敬羨過律師薩魯得奈和馬克拉科夫，敬羨過藝術戲院，敬羨過詩集「野玫瑰」。一切這些都已經過去了，而現在還值得回憶的是，只不過因爲由您的幫助，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我有一次進入了您的社會和您的隊伍。可是我進入的時候，我已經不是那個我，而社會也不是那個社會了。

「……當時您在俱樂部裏和街道上玩弄着優子，對於逃兵們建立了幻境和法庭，審判扮演逃兵的戲子，要求用子彈對付他，這簡直是最

笨和呆蠢……」

實在的，我站在衛戍部俱樂部的臺上。在我前面坐着一個姓氏叫做哈爾斯基的戲子。他穿着保護色的綿短襖，螺鈕的綿褲。在鋪着紅布的擡子後面是法官——真正的法官：戲劇裏法庭的首席法官是五金工人，而他在是一個工人，是五金工人；是紅軍兵士，貧農，而他實在是一個貧農，是交通隊的紅軍兵士。法官們並不開玩笑，他們都是嚴肅得陰森森的。我是檢察官。衛戍俱樂部的廣廳裏坐着紅軍兵士，N團的戰士，抽着自捲的粗香煙，聽着檢察官的演詞。我覺得我說得清楚而又簡單。我從敘述我們同志梁伯哥和米哈萊夫斯基光榮的死開始，他們當兵器移往右岸去的時候，始終留在機關槍的旁邊，在左岸箝制着白軍的陣線。他們祛除了在橋前出現的一切活的東西，直到彈帶告罄而機關槍停止劈拍的時候，他們也就停止生存了。我說着梁伯哥和米哈萊夫斯基的功績，然後轉到被告方面去。我和法官們看

見了戲子哈爾斯基的扮相，他跟標準的逃兵似的從大廳上張望，正像一個粗魯而又驚悸的小夥子用狼子似的視線在張望，應該說，張望得可憎。「哪，同志們，——我說，指着戲子——也有這樣的人，他們唾棄同志，拋去戰爭的要點，跪向自己老婆那裏的爐子旁邊或者森林裏的綠葉叢中，出賣了自己的同志。對付做這樣行爲的這種人，該怎麼辦呢？」——我一壁說，一壁瞧了一瞧廣廳。

「槍斃」——一千張嘴齊聲的說，空氣是給震盪了，而哈爾斯基，紅軍戲班的戲子，無恥者，輕薄兒，在扮相之下勉強地發起白來。「對，同志們，——我接着說，——你們說的話。也就是原告和革命的法庭要說的……槍斃。」

「那天晚上，就是舞台上的審判完了以後您從俱樂部回來的時候，我對您的初次出演發笑。而哈爾斯基坐在我們那裏笑我。單是您不做



聲，哈爾斯基說：「您，波立斯·瓦西來維赤，有許多天生的才資……要是把您當做原告往法庭去……」可是您還是沈默着。」

我不做聲，想着另外一件事情。當我正在陳述我的演詞，說出嚴厲的詞句，坐在自己的位置的時候，我在第一列的座位上看見了州委員會委員伊凡·也米爾諾維赤。他對我做一個手勢出去了。「明兒上我那兒來！」他說。我轉向舞台。哈爾斯基說着預先寫就而又背得爛熟的最後供詞，然後法官們退去磋商。第二天早上我往伊凡·也米爾諾維赤的事務室去，那裏我碰見了一個人，面熟的，可是不知道他的姓氏。

——在罪狀裏應該是明明白白的，——伊凡·也米爾諾維赤說。——應該使坐在廣廳裏的每個紅軍兵士都跟原告一致。譬如像這種比較輕渺的案子，如像看護兵的案子，他偷去了藥房的火酒，拿着去調換鞋底的皮，還有譬如像這種案子，如像同志如可夫斯基，公民如可

夫斯基的案子，就是我想要說的。應該解說清楚，這人的特別害處在於什麼地方，爲什麼這樣的人應該處罰。昨天，波立亞，——他轉身對着我繼續說，——你是說得對的，雖然這是戲院，同時又是開會，這個出演是成了功的，我們商量過啦，應該叫你去試試法庭裏的案子……簡單地說，就是如可夫斯基的案子。詳細你可以跟泰拉薩夫同志商定。

——伊凡·也米爾諾維赤，——我說，——這裏有特殊的情形。

——怎麼樣的？——州委員問，並且戴起制帽來。  
——如可夫斯基的案子我想還是不擔任。有一種特殊的情形……

——還有什麼情形？

——如可夫斯基是也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丈夫。

——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丈夫……伊凡·

也米爾諾維赤復述說，——我實在不懂，當她跟你在

塊兒的時候，他算什麼丈夫呢。

——對。可是他是她先前的丈夫。而我卻去判他的罪。

——那麼怎麼，你去救他，怎麼呢，你要？

——不，可是總有些兒……

——請不要糊塗吧。算啦，請。明白麼？

——明白，——我說着就走了。

「……倭洛甲·夫拉其米爾·米海洛維赤，

您還不配做他腳邊的灰塵。他所知道的，您永生永世也是趕不上的，我只在「情熱的狂盲中」，才能爲着您而放棄了他……」

要是她已到了「情熱的狂盲」的境界，那麼我應該說，情熱可不會有。她跟我會晤，跟我走進公寓裏一間輪老闆娘火爐的烟蒸薰着的寒冷房間裏，留在我的地方，那時她該是在狂盲之中了，甚至在這當兒，她還是辯論着，掉弄着口舌，發揮着哲理。

您總還記得軍事戲劇委員會的演劇，記得排演給海員和紅軍兵士看的戲劇。大眾在正座的半圓裏分做兩個扇形。黑暗的扇形是海員的工服，光亮的扇形是紅軍兵士的操衣。

彼得格勒的一千九百二十年。放着固定凳子的勸工場庭院。舊將軍署裏的雪壕。夜，融雪天，街道，好像水門承水處那兒的街道。水沿着凍結的直壁奔馳。屋子上蒙着冰的破窗外面全是黑和冷。

可是一下子卻是沙漠中的沃地了，是光明了，是潤溼的暖氣了，是戲院子銀碧色的廣廳裏傷了風的人們的咳嗽聲了。震驚着蝴蝶似的人環，華而茲的螺旋線，還有樓肯，飾着白鵲的翅膀，從佈景後面飄浮到舞台的前部來。

（這當兒，包廂的門從後面開了，進來一個穿着制服和氈鞋的男子和一個女子。）

絲的流蘇，跟浮雲似的，在舞女們輕鬆而又齊整的

脚上發光。姑娘變做了白鶴，白鶴變做了姑娘；親王帶着阿吉達走遍了整個舞台，這是這個國家裏最末的一個親王了。

（昨天一個真正的親王在地下室死去，他是沙皇的同年者，是一家非皇族人家的近親。）

在兩幕中間的休息時候，我在包廂裏看見了一個熟人——砲兵團團長如可夫斯基。

我問他，他從地方到這兒來已經好久了麼……他熟人之中看見了誰，克留可夫師長是不是還跟從前一樣，我並且見了如可夫斯基的女人。她含瞋地而又注意地看我，伸過手來說：

——如可夫斯基。

——對，樓背，——如可夫斯基興沖沖起來，——吉加，青碧舞女隊……您總還記得，在蘇奈斯基那兒，吉加，舞女隊……

——往抽煙室去吧，——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更

含瞋地說，我們便走下抽煙室去，互相很密接地站着，因為我們的周圍全是人，屋子給菸草的烟兒幾乎瀰漫得黑了，而燈台在潮溼的烟陣裏又明滅得這樣朦朧，我們誰也沒有對誰說一句話。之後我們回到包廂裏，當她叫我在舞劇完了以後上她那兒去，也就是上他那兒去，上如可夫斯基那兒去，這使我詫異而又煩亂。雖然在那時候人們的認識和接近是容易而又簡單的。

我們經過整個的城市，走得許久，滑溜着，並且互相聯接着。沿着涅夫斯基街有三點火在燃燒。運貨汽車在疾馳，轉向薩多瓦街去，刺耳地而又激烈地吼着，活像在虛空而死滅的街道上牠能够壓死怎麼人似的。我跟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雖然沒有靜默過一分鐘，然而我們講些什麼，我可不能確切地記得了。我們一塊兒走上漆黑的梯子去。不知爲什麼電燈沒有發火。如可夫斯基走在前面，擦着潮溼了的火柴。我霎時間發覺了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臂膀，當我們一壁在上去，當如可夫

基一壁在開門的當兒，我們接了四次吻。室中的電燈也沒有發火，融融的鐵爐子的紫色反光，反射在鏡子裏，在柚木器具上，在裝飾燈柱的青銅絲那兒。如可夫斯基往廚子裏去了，當我們聽見熾赤的木柴劈拍響着的時候，我們又接起吻來，我們互相偎倚着，覓取暖氣。這個女人是我平生第一次遇見的，她的存心和決意一些也沒有使我驚奇，這是可怪的。我們喝着有煤油味兒的草果汁，浸有乾檸檬皮的白酒，吃着鐵爐子裏面的粥。蒙着冰的窗子外面是北極上凝凍的十二月的夜。我把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手握在手中，疲乏了，給一種願望困憊住了，笨拙地答覆着問語，不明瞭這個女人冷淡而沈靜的存心，卻因她丈夫的在場而感覺苦惱。

——該走啦？——我終於問。

——不必，——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驚奇地答。

雖然如可夫斯基完全跟她並列地站着，修着斜下去的蠟燭，她還是把我的手拉在她的手裏。

——不必，——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繼續說，——您早上去好了。現在是夜裏，您離家又遠。

——離家可不遠麼，——如可夫斯基說，並沒有看我們，——我替您安頓，您可以睡在辦事室裏。

我拿着外套出去了。他拉住我的手臂沿着遊廊走去，開了進入一間冷得可怕，黑得可怕的房間裏去的門。我用手摸着有彈性的長椅子輪下去了。寒冷稍滅了一切關於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念頭。

我因為胸膛上可怪的擊撞而醒回來。可是這不是擊撞——原來是心的跳躍。心跳躍得猛烈而又急劇。柔軟而溫暖的手掌接觸了我的頭額，我不做聲，想：「全都是夢。」

——葉萊娜，——我還在夢寐中說，醒回來了，明白了，她正在這兒。

——我帶了枕頭來啦，——她耳語說。

——謝謝，——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嗓子，——

謝謝。

枕頭落到地上去了。我伸手去撿起牠來，感着了身子的暖氣。可是葉萊娜在黑暗中找到了我。

「……您一些兒也不懂。您是永遠也不會懂的，爲什麼我第一夜就上您那兒去，第一夜我們就互相認識了。」

別忙，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這個我也許在那時不懂得，可是現在，我想，什麼都明白了。然而經過了十二年之後，如果沒有貼着中國郵票的一封信，那麼我是不會想到這個的。

不過我認爲，就是在那個早上，那時我看見您跟一塊兒在皮長椅上的外套底下，我已經好像有些什麼懂得了。

我起了身，四面周望着。這是一間大房間，像是彼得格勒富人住宅裏的一個圖書室，是歸給如可夫斯基管的。

我看看鏡面的柚木書廚上凝結着漆和玻璃後面的書脊。

什麼東西都因冷而凝結了，整個宅子裏充溢着早先留下來的住家和人的氣息，菸草的烟，鐵爐子的煤。往如可夫斯基臥室去的門是開着。被毯是皺了的，拋在地上。房間是空的，在橢圓形的檯子上，跟空的水瓶和錫的茶杯放在一起的有一張用鉛筆寫就的字條：

「從此以後，從昨天所發生的事故以後，葉萊娜：

字條的結束是這樣的：

「精神上是你的夫拉其米爾。」

「如可夫斯基的案件」包括在下述的事實裏面：他，從前的砲兵少尉，砲兵團團長，一天早上，忽然在師部裏不見了。經過二星期以後，給管理逃兵省委員會的偵查員在亞星站發覺。他在委員會詢問的時候聲述說，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以後，他堅決地決定不再參加國內戰

爭了。

砲兵團長如可夫斯基在師部裏誰都知道他，他好好地執行了自己的職務，在紅軍裏已做了十四個月的事，甚至還有了若干的戰績。什麼東西迫着他逃亡，這是難明白的。後來他說：「我總結說：要想用暴力的方法在大地上建設起公正的制度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再參加戰爭的勞動了。」他在審問時是倔強地自持着的，但是並不是沒有什麼冒險性。師部裏有許多舊軍隊裏的砲兵，他們還記得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如可夫斯基。他們對於他並沒有說什麼壞話。如可夫斯基的行爲引起了師部裏和衛戍部裏的推究，而他的案子就成爲一種不經常的，不容易的案子。

「……第二天，當您來而且說要判倭洛甲的罪的時候，一切都明白了。判如可夫斯基的罪，判我從前丈夫的罪。您，跟如可夫斯基的妻同居的人，卻要聲請給他死。這多少是可怪的

事，我簡直不相信。可是突然間有一個念頭來到我的頭上；「妙極。奇極。」我走近您而抱着您說：「我什麼都懂了。謝謝。」然而您顯着一股癡呆的神態看我，說：「我不懂。」……

我實在不懂您的意思，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因爲我正在考量怎麼樣才能够把如可夫斯基的行爲向衛戍部解說得更簡單些，更清楚些。

我考查他的一生，從兒童時代開始，到一千九百二十年爲止。他是小官僚的兒子，好好地受過了現實的教育，在大學裏法科畢了業，又進入了言語學科。不管他的語詞中有什麼疵瑕，他是堅決地而又美妙地說着話的。他會使人傾向他，女人們都跟他親暱。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當大戰的第一年嫁給了他，那時他穿着砲兵少尉的裝束來到她的莊院裏。他好像一個聰明而和善的軍官，是「三姊妹」裏圖森巴赫一類的人物。現在人們要

審判他，而我不得不拿下列的事實去聲述前砲兵團長如可夫斯基的罪狀，就是當白色的波蘭和伏蘭蓋兒威脅着共和國生存的時候，他卻在砲兵師出發的先一天從隊伍裏說逃了。

我一再閱讀如可夫斯基的案卷。那個時候在裁判手續上不能化費許多紙張。如可夫斯基的案卷是從他對審查者的口供和書面聲請書集起來的，這個聲請書使他絕望，因為聲請書說，社會主義的公正制度能够用武裝的力量在大地上建設。關於他已經的口供，跟我所已經知道的的是吻合的。這樣，一個二十二歲的淺學學生，必須去理會這樣一個人的事件，他是在兩種學科裏舉了業的，讀者亞歷斯多德和柏拉圖的原文，見過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十四個月的國內戰爭。一切這些，末了還給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插曲弄得更繁雜起來，這種情形在這裏也不必隱蔽了，就是這個淺學的學生正愛上了這個女人。站在法庭和原告前面的將不是一個給戲子哈爾

斯基模擬出來的範樣，不是逃往森林中去的富農兒子，而是一個研究哲理的知識份子，學過兩種學科，柏拉圖，威脫曼和威爾汗的詩，一個斯克爾賓的崇拜者，一個蘇京斯基美術品陳列室的賞鑑家，外此尤其不是一個敵人……這裏可不昏麼，我感覺的是這個知力上紊亂的何等成份！這樣的話，說，這個咳嗽着，呼吸着，擡着鼻梁的人，不將別的，而是將像古人說的「停止生活」，試問我容易出口麼？容易給自己想像麼？誰要是沒有在小山後面的田野上輪過，沒有從騎鎗裏放過子彈，沒有扳過鎗機，那時您是不會面對面看見敵人的，或者只是抽象地看見他，像看見我們的滑稽作家描寫的封面一般。然而您終究是看見過敵人的——協約國的雇用者，穿着英國操衣和戴着俄國肩章的敵人。這是復古思想的反映者，是白色思想的反映者。這裏在您前面的是一個反映着某種唯心的，愚蠢得精神上妙絕的人，同時又是一塊兒做着共同的工作而慣常看見的人。

一切這些，當我和州委員會委員伊凡·也米爾諾維赤同往北方哨所軍火爆發的地方去的時候，都對他說了。

——請別煩雜啦，——伊凡·也米爾諾維赤說，——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考察要簡單些，判斷要明白些。將來找得了時間——你再想去。然而現在，哪……

——接着他便把碎成絲條的鐵軌和鐵得跟鉛皮製的玩具一般的機車指給我看。

「……您說，您永遠是想什麼說什麼的，在

目前這個時機，舞台上的法庭和真的法庭對於您完全一樣。一切這些話到第二天便突然解釋清楚了。」

在四月的一個早上，我站在蒙着紅布的桌子後面，看着夫拉其米爾·如可夫斯基。他坐在圓子的長凳上，脚擱着脚，看着蔚藍的天空和華美的白雲。融化了的水滴，懸在高特式窗子對面一顆槭樹的赤裸枝條上。貴族

別莊的廣廳裏肩接肩地坐着千數的衛戍部紅軍兵士。如可夫斯基捋一捋鬍子，皺着眉頭，于是在額角上清晰地顯出創痕來，這個創傷是他加入了我們的隊伍之後在喀霍夫加附近的地方得來的。

——名字，父族，姓氏。

——如可夫斯基，夫拉其米爾·米海洛維赤。

我不打算把您的注意力給官樣文章引去，雖然這種官樣文章在革命的裁判中已經刪節了，並不費許多時間。在原告的陳述中，簡短地說明了這些事實，就是從那一天開始，第二團團長如可夫斯基怎樣在他自己的部隊裏不見了，到那一天為止，那時管理逃兵省委員會的偵查員怎樣在亞星車站扣住了他，並沒有發現請假和出差的文件，所以向衛戍司令官請示。問他，為什麼他從部隊裏脫逃了，而他說的就跟後來審問時說的一樣：「用武裝的手腕不能在大地上建設起公正的制度來。」

——什麼東西你叫做公正制度？——首席法官問。



——我叫做公正制度的，歸根結蒂就是那樣的體制，在這種體制裏不再有剝削別人的勞動的人。直截了當地說——社會主義。

——您在紅軍裏已經十四個月了，並且用武裝的手幫助我們在大地上建設公正的制度過了。

——是的。那時我以為用這樣的方法能夠達到目的。

——公民如可夫斯基，——我問，——您在舊式軍隊裏服務了幾乎四年。什麼緣故您在沙皇的軍隊裏不轉這樣的念頭，就是帝國主義戰爭跟大地上公正制度的建設一些兒也不接近？您替沙皇服務，一些也不加思索便執行了自己的任務。您參加過帝國主義的戰爭，戰爭的目的總該知道得極清楚的。

——對他還發了若干問題，他答覆這些問題是模糊的，混亂的。我覺得他的注意傾向於說出來的字眼方面，要比回答的主要意思方面多得多了。他的臉上顯示着某種

偽信仰的，說教的，神父的神氣。他的體態和姿勢，這是我早先未曾見到的，引起我一種惡意。

——明白的事情，——首席法官終於說，於是給我說話。我使用檄文上和前綫許多報紙上的論調說話，據我的意思，這樣非常簡要，況且這些論調是跟坐在廣廳裏千數的人接近的，使他們了解的。

「……那個時候，正當紅軍流着血抵抗波蘭和伏爾蓋兒壓迫的時候，砲兵團長如可夫斯基卻在師隊出發前綫去的先一天從隊伍裏脫逃了。如可夫斯基的行爲應該嚴懲的原因，在於出發前綫去的先一天滑亂了，沮喪了青年戰士的心。有些逃兵不明白自己的目的，不明白他爲什麼去打仗，如果這種逃兵罰他死刑，那麼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一個自覺的官長，他是在戰鬪行動的前夜不容易給人替代的，就該加倍處罰了。」

「……同志們，我們試考慮一下如可夫斯基所指出來的爲什麼脫逃的原因看。他說：『用武裝的手腕不能

在大地上建設起公正的制度來。」問他，究竟用怎樣的方法才能在大地建設社會主義呢。他說：「用內心的說服法和對自己的工作。」我們試想想看，如果我們照着如可夫斯基願要的那樣做的話，那麼當內心說服法的力量還沒有感化伏蘭蓋兒將軍，協約國的將軍們，他們的軍官們和兵士們的當兒，我們只得拋棄了長鎗，期待着。那時將發生什麼事呢？您本人是知道的，將發生什麼事。兩星期以後土地就要轉還給地主們，工廠和作坊給廠主們和坊主們，而工人們就要溺在自己的血泊裏。怎麼啦，公民如可夫斯基這個竟會不知道？這個他好好兒知道的，至於他虛偽的，神父式的說教的幫助敵人，他還要知道得清楚。他做這件事情，看起來是有意識的。」

——不，——如可夫斯基說，接着他舉起手來，似乎是在防衛着。

——如果「不」，那麼什麼其他的原因迫着您這樣

順利地挑選了一個正當部隊出發往前綫去的前夜的時候。然而，您公民如可夫斯基，還有其他的錯處，這種錯處增大了您主要罪案的責任。如果脫逃的原因只是膽怯，是想要避免前綫上的危險，是替簡單的個人幸福打算，那麼您也就該嚴懲了，何況除了這個以外，您還有其他的罪愆。事情在這裏，您在法庭的前面，還根據您的行為繼續做袒護您的意見的煽惑，這種意見是淆亂和沮喪士氣的。您堅持自己像一個信徒，一個傳教師。您的「殉教精神」使法官們和一切法庭上出現的人們的精神上都陷入疑慮。然而這兒是革命的法庭，對於坐在廣廳裏的那些人們，什麼虔誠家的調子，翻向上去的眼光，胸前交作十字的兩手，都是不起作用的。這些誠信的手段，只能引起您舊時同志們對於那個人的嫌憎，這個人當決定共和國命運的當兒卻在玩弄着小聰明。他們就爲着那些思想償付了幾百萬的生命，這些思想正是您企圖用您可憐的哲學來替代的。公民如可夫斯基！您不是愚

昧的農民，也不是西克脫學者，聖靈否定派的信徒，您是有智識的，然而是不很聰慧的人，也許您已失去了對人生的口味，追求着新的，宿命的感觸。您替自己編了一幕最後的，諷刺的戲劇，給自己挑選了一個動人的，可是充份卑鄙而又危險的角兒。同志們，這就是理由，根據這理由，公民如可夫斯基，是出發往前綫去的前夜脫逃的，正如一個彰明的敵人，企圖沮喪和淆亂我們隊伍的敵人，應該槍斃。」

「將來找得了時間——你再想法……」而時間的找得是在夫拉其米爾和他的女共犯的人生因執行嚴厲的判決而挨苦，而告終的十二年之後。在這時機，放逐和死是同等力量的懲辦方法。我知道這個女人，我也能夠說，在這時機上海對於她等于死。

如可夫斯基案件的本身就是這樣結束的。如果在小說的發端裏沒有說過：「這篇小說的寫作，爲的是使人們別把人生比實際上看得更簡單些。」那麼這裏儘可以

停住了，

「如可夫斯基案件」的結束，也就是他的女共犯萊娜·也夫蓋涅夫娜案子的開始。

試想像一下，一個小姑娘，二十歲，律師的女兒，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她這樣一個想頭被人激刺着，就是沒有比她的感覺和意見再高出了的，她是「靈魂的貴族」，——好像那時候常說的，「靈魂的貴族階級，不是血。」十七歲開始便跟夫拉其米爾·如可夫斯基通信，他是法學士，之後是言語學家，被留在大學裏，在她生長起來的環境裏獲得了聲譽。她嫁給他，因爲他好好地敘述了他往意大利去的遊歷，他確切說，在音樂方面斯克爾賓高出一切，從音樂上應該祛除剛毅之氣和力，因爲這些都是肉，說，詩應該像「高僧的歌曲」。在這個人身上混雜着的是俄國的象徵主義，帶着德國的印象主義，然後是尼采的學說，然後是馬爾布爾格斯基學派的哲學，朴奢卑奢夫斯基，弗祿貝爾，高米薩爾諾夫斯基

的戲院，缶金的歌舞劇，整個的高萊梅京時期。在他前面的是個人的生活，給富商女兒們聽的美學講演，學術質疑的場所，俄國境內較佳戲院的諍友。甚至砲兵少尉的裝束也不能使他成爲一個人間的，普通的人。這種裝束給他一種命運的光芒，在他的附近造成了一種恐怖追着他，雖然他是在後備重砲師裏幾乎整個的戰爭都是順利地過去的。終於找着一個人了，女人，她跟他一塊兒睡在牀上的一個月以後，才對他失了望。這就是他的妻，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這是一個聰慧的女人。她在小事和瑣事方面尤其聰慧而靈巧，因爲瑣事和小事正是她認爲唯一重要的和偉大的。但是她一下子揭穿了他學院派漂亮話的祕密。他在清楚而簡單的概念周圍，會積起一大堆的譬喻和引證來。他噙着嘴唇，拗着手指，用兩手抓着空氣，對着看不見的談話者答話，自言自語，在熱烈的辯論中間忽然像做戲一般地靜起來，驚詫地望着自己的談話者，活像是初次見面似的，她揭穿了，他

認識得很少，學習得很少，只要跟有教養的和聰慧的談話者談怎麼一次話就恰巧可以抵得住他了。下次碰面的時候他便放棄了學院派的漂亮話，裝出一個正在深思遠慮的那裏人的姿態。他出其不意地說出斷續的，對於談話沒有聯繫的話：『……大地的窸。對……大，地，的窸！請想一想看！』——於是乎喚起驚來。或者突然地叫出來：『蘇爾巴蘭！西班牙的大家！蘇，爾，巴，蘭！……』——重新又回到自己的思慮去了，似乎覺得談話者的存在而詫異着。當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她說異而又驚訝，她好像被催眠了，被辯論中這些語不盡意的樣子所催眠了，被他這些可怪而又無意義的高叫所催眠了，被嘴唇裏神經衰弱似的顫動所催眠了：『不知道，不知道……也許這樣，但也許不是這樣……不知道。』她痛苦，並且妬忌他接近下流的年青女伶們和在博物館做事的姑娘們。結婚的一個月以後，她不要這個利己主義者了，他是自尊自大的，甚

弄自己對着自己也要摹仿時髦。她跟他一塊兒躺在牀上，跟叩緊着的牙齒和蹙着的額角躺在一塊兒。

他溫暖的，已經垂下來的腹部使她灼熱，她憎恨而且啜泣，她想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將是空的，如將不體拉他到上層去，她甚至將不能使他在三四十個親暱的明友中出名，這些人的身份和權威是暫時還沒有被革命剝奪了去的。她帶着恐懼想，可不會有怎麼一天麼，那時什麼都揭穿了，人家都說到如可夫斯基，說他是「齊羅」(Zero)，是零，是渺小，是不過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的一個丈夫。

她從十二歲以來便替自己想出了將來。她替自己挑選將來，決定她是命該做一個「偉人」的妻，「天才」的女伴。關於這種女人，百年以後人們還要著書。這種女人的日記給十八種的文字出版，裏面有著名學者的序言和論文。天賦給她的一切都是爲着這個將來的：堅決，智慧，末了是姿態，面貌，在這面貌上人們將尋覓她的日

記，書札和行爲的解答。

一下子卻成了「Zero」，零，渺小，如可夫斯基妻子；關於這個妻子，人們起先將說：「萊諾奇加，她許過許多的願了，我們親愛的萊諾奇加。」之後便在她的周圍裏，她的隊伍裏，她的社會裏漸漸地給忘去。

革命已經來了，革命用鎗桿子叩打她社會裏住宅的門，旗幟的紅巾撞擊了掛着旋轉窗帘的窗子。他們在敵對中，謊妄中，虛偽中，經常的，苦楚的玩弄中度着日子已經五年了。他們度過了五年的光陰，誰也不給誰說句誠信的話。不過她總比他聰慧些，狡黠些，倔強些，馬上使他擔當起一個無望地，不幸地迷戀着她的角色。下面我還要說，他們倆怎樣共同著述了永不分離的戀愛傳奇，並且在三四十個觀眾前面表現。她是「人間的，銳敏的，肉感的，」而他是一個思想家，迷戀她，給這個永不分離的戀愛供獻了「整個的自身」。她是好女伴，凡是使他在四十人前面不至於完全揭露的，她全都

做了，這四十人就是集成她的社會的。她想把我也引入那個聚集着陌生人的圈子裏去。她介紹我與他們認識，用名字和父族稱呼着每個人。我發現在這個社會裏叫人的名字和父族好像特別顯著：『瓦楞奇娜·尼古拉也夫娜』，『伊高兒·亞歷克山得洛維赤』，『波立斯·彼得洛維赤』——而且不但是當說到的人恰好在場的時候，甚至不在場，儘可以拿姓氏稱呼的，也是一樣。他們用名字和父族稱呼那些人：有的拿假方子去弄到火酒，有的，據他們說，把他的勞動品——存儲金放在莫擦爾 完娜裏。（雖然有時候這種勞動品——存儲金只是『藝術生活』報上二十行左右的備考罷了。）因為他們遺留在百萬居民的城市裏已是少數，所以他們相互間大概全都知道。至於那夜所發生的事情，就是我留在如可夫斯 基那兒過夜的事情，他們也知道了，並且早已決定說：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在她獸性的『我』方面是妙極了的。可是還要妙極的，並且『精神上高超的』卻是如可夫

斯基，他一切這些全知道，『肉體上對她是遠了，精神上對她還要近些。』（『精神上是你的夫拉其米爾。』）

於是乎如可夫斯基好像完全不是『齊羅』，不是若（好像有些人已經窺出了的），而是高超的聰慧，繁複的智識，靈魂的貴族。這樣子就決定了一切，也就因此，當我被牽入什麼克西涅·安得來也夫娜家的時候，我早已有了我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樊垣，我便是萊諾奇加現在相共的那個野人，粗漢，年青的蠻子。他們俯視迷離地看我，這是他們被教養得非常好的，可是我感覺的卻是溜轉而試探的視線，不相運貫的談話片段，輕藐和倨傲的氛圍。

我從什麼克西涅·安得來也夫娜家出來，就在這夜裏我跟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中間進行了這樣的談話：

「她」：這是笨的，他們完全是誠實的，正經的人。  
「我」：我就唾棄了他們的誠實。誠實，只是因為卑怯罷了。

「她」：「哎，我的上帝……好一個星柔斯脫！唔，愛怎樣便怎樣……」

她引我到光亮的地方，把她編製起來的傳奇對我顯示，想確定我的意識。她在三四十個的熟人眼前誇張如可夫斯基。她爲着他們活着，掉槍花，奮鬥，撒謊。爲着他們她才跟如可夫斯基同居了五年。

當他們分離的時候，那麼他們還要時常會面，進行長時的「親密」談話，討論着往事，判斷着決裂的原因。這恰好像在舞台上，仍舊像柴霍甫的戲曲。這些人奇怪的關係使我驚詫。她說：

——倭洛甲是一個奇妙的，才智的，了不得的人物

——倭洛甲是英偉的，和善的。

我聽着，想，這是玩笑，怪可憐的，他爲着五年的同居生活給她耍弄至死了。可是這裏我又覺得這些念頭可怕，我想：「這是嫉妬。你嫉妬她的過去，也許這

個人跟她要比你更接近些，雖然現在跟她睡的是你，不是他。」不過那時我正過着野營的，露營的生活。不大想到使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與如可夫斯基結合和分散的是什麼。不過就在那時我也已經知道了，她擴大和提高自己的感覺，爲的是不要證明她五年的夫婦和短時的戀愛是不足道的。當三十個熟人漸漸地不信這種永不分離的戀愛傳奇，不信葉萊娜獸性的「我」，不信如可夫斯基「高超的精神」的時候，她便想出新的，對於如可夫斯基是更危險的戲曲來，而這齣由她想出來的新戲曲就送了夫拉其米爾·如可夫斯基的終。

他們當白軍在布爾科夫附近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玩兒了。

尤吉尼赤將軍不願意從莊園的洋台上看一看彼得格勒（「明天我將在涅夫斯基了」），可是他們還表演着鋪張的滑稽劇，說出來虛浮的字句，活像在這個饑荒的大城市裏只有他們兩個，活像工人和海員當攻入這個城市的

時候沒有死亡過。

「他」：我想永存，葉萊娜。這就是說，死是近啦。

「她」：好多人在死的周圍哩。

「他」：我們在永存中聯接起來，萊娜。就是那裏，總也將是我的，不是他的。

（音樂奏着哀婉的行進曲。戰士的隊伍經過。他們在彼得格勒的附近昇過了戰死的人。靜默。）

「吹牛大王，她想，吹牛大王，戲子。軍事專家，少尉方面來的復職軍官……甚至不能成爲陰謀者之一……」

「況且安得來·興涅的死，陰謀者的死……對於克西涅，對於我們全體，怎樣的收場。「高超的精神」，「偉大的智識」和這樣的死……」

在這些情狀之下，人家附着耳的私語她已經全都聽見了。「再犯一次罪」——伊高兒·亞歷克山得洛維赤說。「歷史指示出來」——瓦楞奇娜·尼古拉也夫娜說。

。「他也許能替世界……」波立斯·彼得洛維赤說，同時轉這這樣的念頭而歎息，就是如可夫斯基也許能給世界，假使……

她玩味着自己未曾落筆的創作。著述者的自尊自小心可惜她。難道她竟不能使如可夫斯基擔當起替他想出來是有效的，雖然多少是危險的角色麼。一個月，幾個月，一年，她在這個角色上面充分地興奮，堅決，不辭勞苦的工作。

但是她並不是殘酷的。悲劇的大收場也許使她受到良心上的苛責。她給自己摹擬了哄動的訟事，先是理直氣壯的獨白，說，「用武裝的力量建設起公正制度來是不可以的。」緊張的靜默，之後是律師陳述如可夫斯基的功績。于是乎輕鬆的歎氣，廣廳裏的運動，受感動的法官們。末了生活指示給她還有一種緊張的情形。這似是一個新的演員在戲曲的場上出現。這個演員應該是保證得着安樂的收場的。



如果如可夫斯基案子經過十二年才審判，那麼我在我的演詞中也許還要添增下列的話：

「我想，產生一種印象給某個第三人，給第三者，這對於公民如可夫斯基是重要的。他不得不實現他累次答應着去做的事。我認爲，這裏好像是一種自殺的嘗試。有些自殺的人，他們在鎗機裏只放了一顆子彈，爲的是使手鎗不能再發，也有這種自殺的人，他們當着海員的面，離開救命站兩步的地方跳到海裏去。順便說一說，他在我們隊伍裏過去的工作，是想保存他生命的一個投機。」

那個早上，就是我上法庭去的那個時候，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把如可夫斯基的一張字條給我：

「不要觸犯我的表面」——亞爾希米特對衆兵士說。不要把第三者混入我們的悲劇裏來。我死啦，在那些純潔而善感的心中留下了一個英偉的人的記憶，一個殉道者的記憶，他是不願再流血的。這對於他們能夠顯出

比在後方裏真正的軍官陰謀還要危險。永別了。我想着永存，萊娜……讓未來想起我們吧。」

「葉萊娜·也夫蓋涅夫娜」：現在您可懂得？他死是不可的。我違犯了他的意志把這封信給您看。您懷疑嗎？

「我」：是的。

「她」(有些兒煩亂)：可是你要曉得……我爲着你保留他。就是說，你的責任……

「我」：我明白自身的責任。

我們那天早上的談話就這樣結束。她顯着煩惱和疑慮的神氣看了我一看。也許她在疑心戲曲裏的第三個演員，這戲曲是由兩個有經驗的作者編製的。

對付如可夫斯基是依照着革命的法律辦理。我說話都被認爲是充足的。不過經過了十二年之後，我可還要在我簡單的罪狀裏補充下列的話：

「這些人的主要罪愆，在於：當全世界人的眼睛裏

，正發生着人類歷史上一個階級死亡和別個階級興起攫取政權的唯一大悲劇的時候，他們卻還在演奏着他們個人的悲喜劇。當幾百萬人的生命正供獻給社會主義的未來人類的時候，兩個渺小的自愛的人卻匆匆地便演完了他們個人的，怪可憐的悲喜劇。」

「永別了，兇手。當我問您：『什麼？假的鎗斃？假的？』的時候，您那種目光和嗓子我是永不會忘的。永別了，劊子手！如果我能够損壞您半小時自滿自足的生活，如果您想起出

賣「他」，「我」，「我們」，認識着崇高真理的人而覺得羞恥，如果您對於過去的事感到苦楚和哀痛，——那麼我將是幸運的了。

上海。西歷一九三二年。」

我把信放在信封裏，扯碎，扔在角落上。明天早上就給掃了出去。之後我扯碎了照像……

你的臉裝在質樸的框子裏  
我親手從桌子上摔去。

# 實用美術圖案未畫圖投刊

## 招 收 學 員

**講義·範本**

本社特輯極精細之講義與範本，介紹

實用美術上之切要學識，有：  
 實用美術基本工作、裝飾法、  
 配色法、廣告畫、圖案字、  
 報圖案、木器建築工程、等門

**學 期**

以一年為畢業，俾收速成之實效！

**入 學**

不論男女，不限年齡，不論職業。

**費 用**

學費全部祇收二十元，此外範本費洋

三元講義費洋二元郵費洋二元  
 共計二十七元。茲因便利學者  
 付款起見特訂：  
 (甲) (乙) (丙)

(丁) 入學時一次繳足廿四元

(甲) 入學時一次付十二元，再付一元

(乙) 入學時一次付六元，每三個月

(丙) 入學時一次付二元，每半年付一元

(丁) 入學時一次付二元，每半年付一元

**授 課**

備有詳章、函索附郵五分

函授由張光字先生負責指導

**實 用 美 術 社**

上海古拔路古拔新二街六十號

南京圖書館藏